中國歷史新研究法目錄

附錄

中國歷史新研究法

第一章　歷史的關係一切

一　歷史的非常重要

歷史的重要，約可分為下列各點來說：第一，就學科性質而言：歷史是普通科，常識科，共同必修科；其他各課程是專門科，特別科，部分必修科。歷史為一切學問之總源或綜合；其他各種學問，為歷史之支流或分析。例如不論研究社會科學、哲學、文藝、自然科學……那一種專門學問，試問那一個不要先知道歷史，而以歷史為背景或根據的呢？只要把史記一書來約略分析一下，便可以證明吾說的不妄了！如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儒林列傳等，就是屬於哲學、經學的；如司馬相如列傳，就是屬於文學、文字學的；如太史公自序，就是屬於史學的；如兵書、司馬穰苴列傳、孫武吳起列傳等，就是屬於軍事學的；如扁鵲倉公列傳，就是屬於醫學的；如貨殖列傳、平準書等，就是屬於經濟學、財政學的；如管晏列傳、商君鞅列傳、酷吏列傳等，就是屬於政治學、法律學的（漢書有刑法志；）如天官書、曆書等，就是屬於天文學

的（漢書有天文志）如河渠書等，就是屬於地理的（漢書有地理志溝洫志等）如樂書，就是屬於藝術的；如游俠列傳、刺客列傳、禮書等，就是屬於社會或風俗的；如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封禪書等，就是屬於迷信或宗教的（魏書有釋老志，元史新元史有釋老傳）如匈奴列傳、大宛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南越尉佗列傳等，就是屬於民族史及社會學之原料的。……以上多從「歷史的事實」來說。而海士(J. H. Hayes)更進而論到「歷史的方法」道：「歷史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入門。……歷史不是一種特別的學科，乃是研究各門學科的方法。我不相信那一種學科（算學或者除外）會不需要歷史方法的幫助。……」（詳見師大月刊第二十六期王嶽譯文）第二，就國家民族而言：龔自珍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定菴文集古史鉤沈論二）。是論禁止讀史以亡人之國的。昔人多以靖康之禍歸咎於崇寧的禁止讀史，是論禁止讀史以自亡其國的。故在世界未大同（國家未消滅，種族未混一）以前，凡中國人不可不先讀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乃吾國民自家之歷史，可以因過去之經驗，而求未來之生存者（其他國家民族，應先讀各該國之通史亦然）。第三，就世界文化而言：例如中國為一資格極老之大國家，其文化與世界極有關係，就是為文化而研究文化，他國人他民族亦有一讀中國歷史之必要。而中國

人對他國的歷史亦然：例如西洋爲近代文明之主盟者，所以西洋史也是中國人所應讀的。第四，就個人事業而言：古今中外偉大人物，對於過去聖哲豪傑的功德學識，各有信仰，各有根據。故其成就，異於凡人。黃宗羲說「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章學誠說：「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龍啓瑞更說：「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爲多。荀卿子曰：欲觀後王之迹，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冊是也。……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致馮展雲侍讀書）朱一新也說：「漢時史學未興，……故致用在乎窮經；猶今人之言經濟（經世濟民）當讀史也」（無邪堂答問卷二評讀漢書藝文志）「古人致治之法存諸經，後人致治之法存諸史。……治術，學術，……國事，人心，……若當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之尤要」（佩弦齋雜存弟懷新跋）。第五，就人物文野而言：社會的所以高於自然，人類的所以高於他物，文明人的所以高於野蠻人，皆由於有歷史的記載與評論。劉知幾說：「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

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溥，乃生人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蔡子民師更明白的說：「同是動物，爲什麼止有人類能不斷的進步，能創造文化？因爲人類有歷史，而別的動物沒有。因爲他們沒有歷史，不能把過去的經驗傳說下去，作爲一層層積累上去的基礎，所以不容易進步，例如蜂蟻的社會組織，不能不說是達到高等的程度；然而到了這個程度，不見得永遠向上變化，這豈不是沒有歷史的緣故？……」（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集刊發刊辭）第六就時空通隔而言：人的一生，所占時間與空間都很有限，如沒有歷史做媒介，人們便只能知現在而不能知過去，只能知此地而不能知他處，一切都隔斷起來了。反之，有了歷史，情形就大不同：以現在的一個人，可以知道過去的一切；以此地的一個人，可以知道他處的一切。古今中外就於無形中互相接近起來了。如波林羅克（Bolingbroke）說「歷史可以使我們和生在我們以前的人同住，而且住在我們沒有見過的地方，地方加廣了，時間增長了……」魯濱遜也說：「我們所謂古人，實在是我們同時代的人。他們在歐西耳（Usher）眼中看起來（謂人類同動物的造成，是在紀元前四千多年，）無論怎樣遠，他們現在總是同我們同時了。」（新史學）要之我們可以利用歷史來提前生世，周遊天下，而認定歷史是聯絡時間空間或使古今中外結合的唯一媒介。

除上述六點之外，還要知道在一切歷史中，尤以通史爲最重要。如章學誠說：「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文史通義釋通；並請參看鄭樵通志總序，陳鼎忠曾運乾著通史敍例綜二家。）

我因有見於上述數點，所以主張在現今之大學中應該另行設立一個史學院，以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中國經濟史（或中國社會史），西洋通史、西洋文化史、西洋經濟史（或西洋社會史）世界史，世界文化史、世界經濟史……等課程，爲其他各學院各學系一年級生所共同必修；如不另設史學院，則指定現有史學系中之重要課程爲一切一年級生的必修系亦可，必需過此一年級後，才許專修其他學院學系之課程。但如專門的史學、如考古學，史學史……等，則不在內，而應與他種課程同列在一年級以後，這是因爲過於專門，不是普通人所必須知道的。而中小學校的歷史，尤其是中國史，亦當和國文並重。

二　治史的必需博學

研究歷史，必需博學；而不可如治他學者的主張「在精不在多。」中國最有名的史家，如司馬遷，除博觀過去的經史辭賦諸子百家之書以外，又徧遊郡國，廣交師友，多所見聞（詳見鄭鶴聲史漢研究及

龔自珍定菴文集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黃宗羲，既搜羅傳鈔大江以南諸家之書，數達六、七萬卷以上；並破例始登天一閣，對於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實錄、經傳、文集、九流百家、宋元明各派理學，以及天算、地理，……「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詳見全祖望鮚埼亭集二老閣藏書記、天一閣碑目記、黎洲先生神道碑文、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等篇，及黃著今水經。）顧炎武，生平閱書數萬卷，自言爲肇域志已閱志書千餘部（可看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四章。）錢大昕，博通羣籍，於經、史、詩、文、音韻、訓詁、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以及遼金國語、中西曆算等，無不洞晰疑似。吾人只要略觀其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諸書，便知其在清代學者中，確是極爲博學的了。西洋最有名的史家，如卡爾馬克思，一生的生活，雖極不安定；但他除了自己徵集了一千多本書以外，在許多年中，還常往不列顛圖書館去翻查書籍。他爲了要在資本論中對於英國保護工人立法做二十頁左右的稿子，就把全國書館含有英格蘭與蘇格蘭調查委員會和工廠監察委員報告的藍皮書從頭至尾讀一遍。甚至在多病的晚年，又感覺不列顛的書籍不足應用，竟欲託人向美國購買三十餘年的書目，來替資本論搜集材料。他對於經濟學、歷史、哲學、……及各國文學，無不精通（詳見李季著馬克思傳下册）至於古今大學者的多力主博學，業已另詳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三章二、三兩節。可惜一般舊文學家，至今猶未見及此，如

姚永樸著史學研究法，其結論竟謂「史學爲文學」道「昔黃魯直（庭堅）謂：讀古人書，必棄書册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也（山谷尺牘）歸熙甫（有光）亦謂：古人所謂學問成者，止是幾部要緊書讀得了就是（史記總評）讀史者苟知此意，而依諸法默識精求之，則於所謂研究者，庶不致有名無實矣。」不知用此法（求精而不求博）去研究歷史，反會弄到「有名無實」

三　歷史的輔助學問

古今中外一切學問，如社會科學、哲學、文藝、語言文字學、自然科學等，幾乎無一不與歷史有關；而其中尤以經濟學、政治學、考據學、地理學、哲學等爲最基本。經濟學是歷史的第一基礎，最爲重要（詳見張粟原編譯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第二章第三節。）政治學既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伊里奇再論職工會）而其範圍又最爲廣泛：包括國家政府組織官吏軍警等，實占歷史的大部分。考據學約有兩部分：一爲書本的，如清代漢學家的「歸納法的考據學」；一爲器物的，如西洋近代科學家的考古學。如不知考據學，卽無從辨別過去歷史的眞假。地理學，就其側重空間方面而言，既是史實四大成分之一（另

詳第二章；）就其有關人生方面而言，又是「紀載及研究一方人類進化現象。」（此指方志，詳見李著方志學第一章第一節，李氏又在第五章第二節云：「歷史之於地理，猶肉體之於精神。」）哲學是歷史的根據，如把哲學方面的「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歷史方面去，便成爲「唯物史觀」（詳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三章附錄哲學社會科學的相互關係與同一目標；而呂誠之在白話本國史三也說：「無論什麼事情，總有個哲學上的根據。」）欲知其餘各種學問與歷史的關係，可看李思純譯史學原論上篇第二章，李樹峻譯美國傅舲著歷史研究法，李泰棻著方志學第五章，周容編史學通論第一章四，吳貫因著史之梯，楊鴻烈著史學通論第七章，及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三章一，茲不贅。

附錄　歷史與思想的密切關係

歷史與思想（指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思想）的密切關係，就學科的界限而言：二者是互相關聯而不可截然分開的。如分開起來，則歷史必成爲死氣的腐化的歷史，思想必成爲懸空的做夢的思想。就學者的成就而言：不知歷史，不能成爲眞正的思想家；不知思想，不能成爲眞正的歷史家。如宋明諸心學家，多忽視歷史；清代諸樸學家，多忽視思想；卽其顯例。反之，眞正的歷史家，必兼思想；眞正的思想家，必兼歷

史。如司馬遷（史）劉知幾章學誠（史學）戴震及黃宗羲等是歷史家，同時也是思想家；李贄馬克思等是思想家，同時也是歷史家；而其中的馬克思，因精研過去的歷史而發生現在的思想，復欲以現在的思想去造成未來的歷史，既成偉大的歷史家，又成偉大的思想家，尤為明證。倘思有鑒及此，所以主張以思想促成歷史的進展，以歷史證明思想的正確。以思想為歷史的領導，以歷史為思想的背景。在研究思想者，應該以思想為主修，以歷史為副修；而在研究歷史者，也應該以歷史為主修，以思想為副修（請再參看意人克洛西(Benedetto Croce)的 On History，及李守常著史學要論，董之學譯班茲著新史學與社會科學，黎東方譯施亨利著歷史科學與哲學，沈志遠譯米定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以後簡稱沈譯米著唯物論——上冊第一章。）

吾人對於史事，先問真偽，後問優劣，先用敘述，後用批評。真偽與敘述，多屬歷史；優劣與批評，多賴思想。吾人治史，對此二者均不可少，此亦為歷史與思想密切關係之一。

第二章　史實的成份與中國歷史的特色

一　史實的成份——時空人物

歷史的成份，大概有四：第一爲空間，第二爲時間，第三爲人類，第四爲他物（其他動物及植物礦物等，）如以戲劇爲喻，則空間有如劇場，時間有如齣幕，人類有如主角，他物有如配角與劇具。繆鳳林以宇宙人三者爲構成史實的要素（詳見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不知「物」也是歷史的一個重要份子，而不可或缺的。

二　中國歷史的特色——六點

中國歷史的特色，約有六點：即(1)年代最長久——世界文明古國，首推埃及巴比倫印度，然巴比倫早不存在，埃及印度也已非古昔之比了。吾國自黃帝到現在（民國二十九年，）約有四千六百多年的歷史；就是根據史記年表的起於「共和」（共和以後，世無失紀，年無失名。）亦已經二千七百八十一

年。甚至從春秋紀年託始的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元年）算起，也還有二千六百六十二年之久。至於「並世諸國，若法若英若俄，大抵興於梁唐以後；即日本號稱萬世一系，然彼國隋唐以前之歷史，大都出於臆造，不足徵信。則合過去之國家與新興之國家而較之，未有若吾國之多歷年所者也。」（柳翼謀著中國文化史緒論。）(2)人口最衆多——我國近今人口號稱四萬五千萬，約占世界人口總數四分之一，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3)氣候最適宜——大部分在溫帶（此與土沃物富人衆等頗有關係，）現今大國，惟美可以相比。(4)幅員極廣大——就過去而論，元唐清各代疆域之廣，既非埃及巴比倫印度羅馬諸國所可及；就現代而論，打成一片的中華國土，亦異於破碎分散的英法各國。並世只有俄美二者與吾國相似（此點參看繆著中國通史綱要前論第二章。）(5)物產極饒衍——吾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如農產中的米豆等，既冠於各國；而茶、棉、絲等，也為四大產地之一。畜產中的雞豕等，礦產中的銻錫等，均占世界的第一位。其餘的動植礦物，也多很不錯。以科學落後的現代中國，農林畜牧水利工藝，既未改良；而蘊藏的礦產，亦少開採；結果尚能到此地步，苟再從事改良開採，前途更覺有希望了！(6)史籍最豐富——中國為了時長人多地大物博，所以記載四者的歷史書籍，也特別豐富，此點另詳於第六章五。總而言之：世界雖大，國家雖多，兼此數長，只有中國。

第三章　中國史書的分類

關於中國史書的分類，在舊時代，以四庫全書總目爲最有權威的代表；在新時代，則自梁任公師以下，幾乎人人不同，或更時時改易，現在暫不引錄；（引錄得較詳細的，有鄭鶴聲的中國史部目錄學，楊鴻烈的史學通論，李則綱的史學通論等書，請參看。）單把我個人的意見，約略表解於左：（另詳拙編中國史學史講義）

一　性質的分類法

我認中國史書，可以歸納爲五大類：

- （A）總史
  - （甲）通史——如史記、通志……
  - （乙）斷代史
    - （子）一統——如漢書、明史……
    - （丑）偏安——如宋齊……各書，遼金……各史
    - （寅）其他

(1) 史載——在乎史事之有無

- (B) 專史
  - (甲) 政事史
    - (子) 通古——如通鑑、通鑑紀事本末……
    - (丑) 斷代——如漢紀、宋史紀事本末……
  - (乙) 制度史
    - (子) 通古——如通典、通考……
    - (丑) 斷代——如清通典、清通考……
  - (丙) 學術史——如宋元學案、漢學師承記……
  - (丁) 地理志——如一統志、方志……
  - (戊) 人物志——如傳記、年譜……

註一 尚思按：總史中的史記，名爲紀傳體，而實則無所不包，如(1)本紀，年表及一部分世家，屬于「編年體」，即以時爲主者；(2)列傳及一部分世家，屬于「傳記體」，即以人爲主者；(3)八書屬于「紀事本末體」與「政書」(制度史)即以事爲主者；(4)太史公自序屬於後世所謂「史評」，即評史書者；(5)篇末論贊屬于後世所謂「史論」，即論史事者。此外如(6)上起軒轅，下終天漢，是「縱通」的通古史；(7)除帝王公侯哲學家，文學家，兵家，醫家，經濟家，政法家，天文，地理，美術，宗教外，並及刺客，游俠，滑稽，日者，龜策等類，是「橫通」的社會史。

(2) 史注——在乎史事之詳略——如前四史注等，或補充，或訓詁。

(3)史考——在乎史事之眞僞——如廿二史箚記、癸巳類稿、……

(4)史論——在乎史事之褒貶——如春秋公穀二傳、讀通鑑論、宋論、……

(5)史法——在乎史書之優劣——如史通、文史通義、……

註二　尙思按在上述五大類中，「史注」不能獨立，「史論」亦屬次要，而「史注」「史考」「史論」「史法」四者，又皆從「史載」而發生。

除上述的分類法較爲周到外，尙有以下七種分類法，亦爲一部分學者所採取。如：

二　時間的分類法

(1)通古史——如史記，通鑑，通鑑紀事本末，通典，藏書……

(2)斷代史——如漢書，漢紀，宋史紀事本末，淸通典……

三　空間的分類法

(1)整個史——如國語、五代史、明一統志、天下郡國利病書……

(2)部分史——如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諸書，遼金宋諸史，各省縣志……

四　階層的分類法

(1)社會史——如史記……（言其較可代表整個社會，而非指近代之「社會史，」詳見註一，及第八章二。

(2)朝廷史——如一切編年史，紀事本末史……

五　史體的分類法

(1)紀傳體——如史記、漢書、通志、藏書……

(2)編年體——如春秋左傳、漢紀、通鑑……

(3)紀事本末體——如尚書、國語……，通鑑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通典、通考……

註三　尚思按：史通六家篇分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為六家；李泰棻之史學研究法大綱復於六家之外，補一通鑑紀事本末，均未合理。尚書爲紀事本末體之起源，見陳鼎忠曾運乾合著通史敍例通三體，及章學誠著文史通義書教下。

上述專別年別人別三體之得失，與陳曾二氏所提出之混合三體的通史五例，均見通史敍例通三體。

六　史文的分類法

(1)自鑄偉詞——如史記、新唐書、通志二十略、……

(2)夾述夾引——如通考、……

(3)盡錄原文——如唐順之的史纂左編、馬驌的繹史……

此外尚有兩方面：第一，就奇偶而分：如史記新唐書新五代史等，多屬散體；而後漢書宋書以至唐初諸史及通典等，多屬駢體。第二，就文言白話而分：如元代紀年既以鼠兒虎兒兎兒羊兒……代干支，而元祕史亦用白話。其餘則不論駢散，多屬文言。

註四　尙思按：文史通義答客問中則分爲「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比次之書」三種。

七　史家的分類法

(1)私修（親修）

(A)成於一人者——如三國志、後漢書、新五代史……

(B)成於數人者——如史記、漢書……

(2)官修

(A)成於一人者——如宋書、南齊書、魏書……

(B)成於數人者——如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舊唐書、遼史、金史、宋史、元史、明史……

註五　第七種的分類法，須參看本書第七章二研究與人數，

八　史觀的分類法

社會由「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而歷史（思想亦然）的觀點或方法，也跟着由「唯心史觀」與「考據學」而「多元史觀」與「形式邏輯」到「唯物史觀」與「辯證邏輯」。換句話說就是由「正統派」而「懷疑派」到「揚棄派」。這是歷史的觀點或方法的大概趨勢。馮友蘭也說：『許多人皆謂近年中國一切皆無長進。其實在學術研究上，如歷史……等，確有人時時在努力，而成績方面，亦有長足之進步。中國近年研究歷史之趨勢，依其研究之觀點，可分爲三個

派別：(一)信古(二)疑古(三)釋古。……「信古」一派，現仍有之，如提倡讀經諸人是。「疑古」工作，現亦方興未艾。「釋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盡信古書，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傳說。……就中以「釋古」爲最近之趨勢。……若依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來講，則「信古」「疑古」與「釋古」三種趨勢，正代表「正」「反」「合」之辯證法。卽「信古」爲「正」，「疑古」爲「反」，「釋古」爲「合」」(中國近年研究史學之趨勢一文，見中國哲學史補。)而陳鐘凡也大同小異的把近代中國史學界分成「信古」「疑古」「考古」三派，信古派如柳詒徵等，疑古派如顧頡剛等，考古派包括王國維師等的器物考古派與最近的唯物史觀派二者(十五年來我國之國故整理一文，見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十五週紀念冊。)我對於陳氏把王師等的器物考古，歸併到第三派一點，並未完全同意。以爲與其以王師等爲第三派，不如以王師等爲第一派。因器物考古既非出於最近，(此點請參看蔡孑民師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序)而王師的態度，亦多近「正統」派。請再參看第五章一，第七章六(1)，及附錄中國歷史用書選要一歷史方法。

第四章　科學的新史觀

古今中外的史觀，大小不下數十種（另詳拙編新社會科學基本方法。）現在就最正確的「新史觀」中，選出最基本的理論，分為六要點，並各附列名著，以備學者參考：

一　人類與其他動物的異點

要研究人類的歷史，首要知道的，就是「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可分為兩點：第一，人類生產生活資料；動物只是蒐集資料。……第二，人類使用勞動器具，並創造勞動器具；動物則不能創造勞動器具。……（根據卡爾德意志觀念形態論，及資本論第一卷，考茨基倫理與唯物史觀。）其次，人類的行為與動物的行為的區別，也可分為兩點：第一，人類的行為，是有意識的；動物的行為，是無意識的。……第二，人類的行為，都是依照自覺的計劃和預定目的做去的；動物則否。……（根據恩格斯費爾巴哈論。）」（詳見張栗原編譯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以後簡稱張編體系——第二章第一節及第八章第一節；並請參看陳豹隱講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以後簡稱陳講方法論——頁一六五至一七二，吳理屏譯芬格

爾特等著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以後簡稱吳譯芬著史觀——二七七至二八八，杜畏之譯恩格斯著自然辯證法從猿到人一章。）

二　社會與自然界的異點

社會和自然界的不相同，也跟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不相同一樣：第一，社會歷史是由能思想能製造，有計劃有目的的人類創成的；而自然界却與此相反，一切變化都只是物質的本性，並無需通過人類實踐的努力。第二，社會歷史就整個來說，總是革命的進步的螺旋式的發展着；自然界却與此不同，而是機械的重複的循環式的維持着。（請再參看吳譯芬著史觀頁一二五至八，陳唯實編新哲學體系講話——以後簡稱陳編講話——頁二四二至五。）

三　基礎與上層建築

就整個社會來分析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政治（包括法律軍事等）是上層建築之一，文化（包括各種學問及宗教藝術等）是上層建築之二。經濟決定政治與文化；而政治對於經濟，文化對於政治，各

也會發生反作用（詳見吳譯芬著史觀頁二一九至二六八，又二九〇至三〇一；楊允修譯大森義太郎著唯物辯證法讀本第三章第四節，李達譯盧波爾著理論與實踐的社會科學根本問題——以後簡稱李譯盧著問題——頁三八五至八，郭大力等譯卡爾著資本論第三卷，恩格斯致伯洛克士達爾根堡兩書，陳講方法論頁一九四至六。）

就基礎的經濟方面來分析社會生產的過程，是由(1)直接的生產，(2)分配，(3)交換，(4)消費諸要素，彼此相互聯繫構成爲一整體；在這整體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便是生產。其餘三者都生長於生產基礎之上，並受生產的決定；但其餘三者，對於生產，也會發生相反的影響。（詳見張仲實等譯拉皮杜斯等著政治經濟學教程——以後簡稱張譯拉著教程——上册頁五至七，李達等譯西洛可夫等著辯證法唯物論教程頁三五三，而郭沫若譯卡爾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吳譯芬著史觀頁一四五至一五一，亦可參看。）

就上層建築的政治文化方面來分析：政治在社會上所占的位置，實非文化所可及。它不但支配着文化；就是號稱基礎的經濟，也往往須藉其力量去改革或實施。（詳見伊里奇全集第十七卷，李譯盧著問題頁三七七，吳譯芬著史觀頁一七五至七，沈譯米著唯物論上册頁一一一，陳講方法論頁一九一至四，

又一九六。）

由正面看來，是生產決定消費分配交換，經濟決定政治文化，政治決定文化，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就反面看來，文化對於政治，政治對於經濟，消費分配交換對於生產，上層建築對於基礎，却也各會發生反作用。因此，這種觀點，是螺旋式的，唯物論的，辯證法的；而不是平頂式（多元）的，觀念論的，機械論的。

四　原因與結果

原因與結果的異同，略如左述：

(1)因與果異而同——就時間言：過去之果即現在之因，現在之果即將來之因，所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就空間言：此處之因即彼處之果，彼處之因即此處之果。就人物言：父的果即子的因，子的果即孫的因。就事情言：這事的果即他事的因，他事的果即這事的因。因爲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正在先後彼此的互相關係中發展着的，所以因與果並不是絕對的對立，而可以徹底分開的。

(2)因與果同而異——因是在先的，主動的，已定的；……果是在後的，被動的，無窮的。……這便是因與果的不同處。因此，我們便只能談「因，」再則只能談「近果；」至於「遠果，」有一部分也許是要和

天地相終始的。又凡果必有因；而因則不必皆有果。

(3)近因遠因與主因副因——「求因」爲第一重要，確如梁任公師所說：「凡天下事，無論大小，必有其所由來，中國學者謂之爲「所以然之故」；省而言之，謂之曰「原因」。論事者必求得其原因，然後下斷案，則斷案必不謬；治事者必針對其原因，然後施方法，則方法必有功。朱子曰：「能求所以然之故，方是第一等學問，第一等事業。」此之謂也。雖然，原因之中又分近因遠因兩者，近因易見，遠因難知。……譬有酒客墮馬傷腰，遂得半身不遂之症。其治之之法當如何？尋常庸醫，必曰病之原因在墮馬，當以跌打之藥貼腰際，如此……必不可愈。蓋墮馬者不過其近因耳；實則因飲酒過度，脊髓既衰，正當蓄病將發之時，適以墮馬，激過全體，故遂痺痿耳。善醫者，則必先使戒酒，斷其病之遠因。……且猶有一說：近因者常繁多混雜，而使人難覓其頭緒；遠因則不然，一旦尋得之，則顛撲不破。……蓋近因者，每一事者必有一因；遠因者常合數因以爲一因。……譬諸……薪火也，空氣也，皆近因也；而其遠因，則同出於養氣。水之沸，與人之呼吸，其外形絕異；而其遠因之相同乃如此。」（自由書近因遠因之說。）把原因分做遠近兩種，當然不錯；但試取梁師對於此問題之代表著作卽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二書以讀之，便會發見他對於原因的研究，似尚未得其要領，常常把小因當做大因而詳談，把大因當作小因而不說。例如他的傾向個性

主義與英雄主義（或偉人史觀）見於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他的傾向政治主要說與多元論，（他一面認政治爲最主要，同時又認政治經濟文化三者是同等重要的，二者均不正確。）見於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分論三第一章。個性的不能決定一切，詳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二章一(2)論「天才個性」，及米定著新哲學大綱，陳唯實編新哲學體系講話諸書；英雄主義的不正確，詳見芬格爾特等著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楊秀林作歷史動力學說之檢討一文（師大月刊第二十六期）以及奧盆海莫(Franz Oppenheimer)關於舊歷史與社會學的議論；政治的不是最主要的，詳見恩格斯著反杜林論，張粟原編譯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諸書；多元論的不能成立，而且也是唯心論之一，詳見陳豹隱講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芬格爾特等著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米定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諸書。……

……因此，吾便以爲：要知道遠因和近因，就先要明辨主因與副因，與其空談遠因，近因而不明辨主因副因，不如先明辨主因副因而慢談遠因近因；而且要知道：遠因近因原是不能離開主因副因而獨自存在的。（請再參看沈譯米著唯物論，陳講方法論，艾思奇譯米定等著新哲學大綱，陳編講話，及吳譯芬著史觀頁二九九至三〇二，張編體系第一章。）

五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人類的社會關係的基礎是物質生產。不論生產的社會形態如何，而這生產的因素，係由(1)勞動力，(2)勞動工具，(3)勞動對象三者「構成生產力」後二者之總和，叫做「生產手段。」其中最重要的生產力爲勞動力勞動者所應用的勞動手段，是人類勞動力發展或各種經濟時代的指標。

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發生種種關係，就是「生產關係」（或生產諸關係）和生產力同時出現的，有把人連結起來共同工作的「技術關係，」其後隨生產力的發展，發生和生產手段私有制有關的「財產關係」（即生產所有關係；）前者是生產力存在所必要的自然的形式，後者在以後的社會主義時代是要消滅的。這是兩種「生產關係」的形式。

一種經濟形式的被別一種所代替，是由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而這種矛盾的表現，便是「階級鬥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二者，皆不能互相離開而獨自存在發展。二者是一致的，同時又是矛盾的。一切的變動，都是在它倆的統一與矛盾的基礎上面進行着的（以上詳見張譯拉著教程上冊，及陳譯方法論，吳譯芬著史觀。）

六 人類社會的五個階段

茲將各種社會的特徵與要點，表解於左：

	一原始共產	二奴隸	三封建	四資本主義
主要的私有物	尚未形成 生產力極薄弱的共有制	奴隸——奴隸當作物品——奴隸全失自主全部勞動均爲奴主所占有其生死之權亦操於奴主之手	土地——農業發達——農民得半自主農民的勞動一部分爲地主所占有一部分仍屬於自己	資本——工業發達——工人自動出賣勞動力爲資本家生產種種剩餘價值
權力的機關	尚未形成 部落的氏族的無國家	奴主階級的國家 實際形式均不平等	地主階級的國家 實際形式均不平等	資產階級的國家 形式似已平等實際仍不平等
主要的對立階級	尚未形成 無階級	奴隸對奴主	農民對地主	無產對有產——工人對資本家
非主要的對立階級	尚未形成	農民對地主尚有小生產者小手工業者流浪無產者等……	奴主對奴隸與無產對有產尚有貴族——巨商高利貸者——市民工匠中小商人學徒手工業者等……	農民對地主尚有小有產者流氓無產階級等……
男女的地位	女性中心	男性中心	男性中心	男性中心

丁 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
業已消滅 生產力極發展的共有制
終歸消滅 世界大同的無國家
業已消滅 無階級
業已消滅
男女不分（眞平等）

請參看張譯拉著教程七冊，及李譯盧著問題，李達等譯河上肇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理論，吳譯芬著史觀，張仲實譯李昂吉葉夫著政治經濟學講話，熊得山施復亮錢鐵如譯山川均石濱知行河野密等唯物史觀經濟史，盧哲夫譯波克諾夫司基主編世界原始社會史，方天白等譯波特卡諾夫等著唯物史觀世界史，郭譯資本論，陳講方法論，高素明譯庫斯聶著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莫師古譯伊里奇著國家與革命，吳理屏譯恩格斯著反杜林論……等書。

第五章　新史觀的應用與中國史的分期

關於這一方面，現分兩節如後：

一　採用新史觀與我見——採用新史觀應注意的四點

現今國人實行採用唯物史觀來整理中國歷史方面者，雖最為多數；却還沒有多大成績（另詳拙著中國近百年思想史。）現在暫舉一二最有名者以作例子。我以為運用新觀點者，至少應注意下列各點：第一，不可太呆板，重公式：如李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因用馬扎爾派之說來認自夏至殷末為「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時代一類，致被呂振羽批評道：「像李季先生因為其本質上限定他對史的唯物辯證法之隔閡，使他對中國社會史研究所作的結論，不能不陷於機械的定式化的謬誤。」又說：「在中國，在歷史研究這一範疇裏，問題最糾紛的，莫過於亞細亞生產制，奴隸制，商業資本制這三個問題。」「馬扎爾還可說對東方的情形不甚熟習；……一般中國的所謂歷史家更從而誇張起來。」（尙思按：呂氏在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研究中已特別聲明：他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裏對亞細亞生產方法的見

解，完全是錯誤的。）「恩格斯在英國勞動狀況中，……指示奴隸制度，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指的後於家長式的奴隸經濟，也並不單在指希臘和羅馬，而是指一般之希臘和羅馬式的。……日本……中國……古代地中海沿岸……各國，也皆有奴隸制度的存在過。」「關於商業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問題，在中國的所謂學者們，也都是從波格達諾夫那裏抄襲來的。……它並不能獨自的代表何種生產力，也並不能獨自的創造出何種生產力；它是在最遠的古代就已存在着。」（詳見呂著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關於亞細亞生產制一問題，據蘇聯日本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考辨，實屬疑問，連馬札爾自己也把這種見解放棄了。何幹之曾論述其經過道：『……一九三一年康民學院列寧格勒支部的東洋學會開會討論這個問題了，……一派是反亞細亞派，哥德斯爲代表；第二派是亞細亞派，戈根爲代表（馬札爾本人沒有出席。）……哥德斯的見解，……是反馬札爾派的集大成，也是研究東洋社會的劃時代的文獻。首先他指出少數黨否認封建殘餘，否認反封建的意義，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引起了嚴重的錯誤。……接着他提出了歷史的方法論，……指出勞動力與生產手段所結合的方法即生產方法，是社會結構的基礎。在自由社會中，這種結合是調和的；可是在階層分裂的社會，它是矛盾的，一部分人榨取另一部分人的勞動，而政治的秘密，是必須從此來尋找根據。所以

在卡爾主義的文獻中，只有三種榨取形式：奴隸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但沒有亞細亞的。而亞細亞派，以土地國有，農村公社，灌漑，專制政治等等次要條件，來作社會的標誌，是不正確的。然而排在奴隸社會之前的亞細亞社會，既沒有榨取方法，爲什麼有這個空白呢；哥德斯說即是卡爾的假設，因爲東洋一方面在公社中留下原始的關係；另一方面又有專制國家，使卡爾不得不作這樣的假設。在摩爾幹的古代社會未出版之前（這本書主要是說明了公有怎樣變爲私有，）這種假設，是極必要的；但在現在，……已失了它的作用了。他以爲亞細亞生產方法，就是東洋封建制——國家封建主義。他的「假設說」不論在蘇聯，在日本，都有激烈的辯論。……他很忠實的應用歷史的方法來分析社會結構，所以在方法論上，把馬札爾的觀察打得粉碎。經過了這一次的論爭，生出了兩種結果：第一，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改訂本出版時，馬札爾把他的舊見解放棄了。第二，一九三一年以來，哥德斯的見解，支配了蘇聯史學界，波查諾夫的世界史教程，和米定的史的唯物論（有商務版沈譯，）都襲用此說。後來名史家科窪列夫的古代社會論，和賴哈爾特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史論，都提及這問題。他們的見解是超過了哥德斯，可是他也是在哥德斯的批判上建立起來的。……李季是信奉蒲列哈諾夫的，他以爲東西社會的兩種模型，彼此大不相同。他的原因，由於自然的地理環境的影響。……這種見解，我以爲包含了兩種錯誤：第一，他的方

法是屈服於地理唯物論，……放棄了辯證法；第二，以亞細亞生產方法是一種經濟結構，這觀點是站不住的。胡秋原王禮錫又有另一種主張，他們以為：自秦至清末這一時期，是專制主義社會，也就是亞細亞社會。……他們的錯誤，至少有兩點：第一，在封建制與資本主義制之間，劃出一個時代，叫它做專制主義的，前資本主義的，或亞細亞的，他們不從經濟基礎中，而從政治形態中，來辨別社會的形態，所以把分權的封建制或集權的封建制，分成兩件東西。第二，他們把帶有亞細亞生產方法殘餘的中國封建制，認為亞細亞生產方法。總之：中國新興史家對這一概念，還是非常混亂的。目前唯一的補救辦法，只有加緊攝取國際的最新的成果，再用具體的史料，把這結論充實起來」（關於亞細亞生產方法問題的論爭，見自修大學卷一，第一輯第五號。）第二，不可太隨便，無定見：像陶希聖對於春秋時代，曾有五項不同的見解，（即(1)封建社會已經崩潰，(2)封建制度趨於崩潰，(3)是封建社會時代，(4)是資本主義時代，(5)封建制度崩潰後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社會之可能；）觀察戰國時代，前後亦有五說；觀察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亦有三說。且有「士大夫階級，勞心的智識階級，是一個階級嗎？曰然；曰否」一段的話。馬乘風因不以為然的說：「只是浮光掠影，為一切表面現象所迷惘，為他人之反批或稱譽所搖動。」「他的議論，簡直不成個體系。」「所以沒有確定的把握，堅決的認識，明白的主張，把史料和理論胡亂一湊數，……便動筆

著作呀！結果，理論被歪曲得不成樣子，史料被割裂得不像東西。……越變越不成話，越變越糊塗了。如陶希聖者，以戰場老手，於此猶不能完全免俗，而況常人乎！」（詳見中國經濟研究會版的馬著中國經濟史第一冊。）而嵇文甫也評他道：『陶先生的理論，從一方面說，是「博而寡要，」因爲他儘把考試制度，俸祿制度，政治思想等，……支支節節的陳述，……而最緊要的生產方法，反沒有確定的把握着；從另一方面看，又是「畢一廢百，」因爲他拘執着一個「完整」的封建制度，而抹殺了封建制度在發展過程中所表現的各種形式。由前而言，那不是唯物論，而是多元論；由後而言，那不是辯證觀，而是機械觀』（詳見同上及民二十一年八月十日北平晨報學園嵇作評陶希聖中國社會史著述。）但我在這裏要加以聲明的是：所謂「不可無定見，」並不是勸學者「要有成見，」成見與定見不同，詳見袁枚覆似村。第三，不可太缺之疑古的精神：如疑古派顧頡剛的古史辨，雖曾被人批評（詳見中國經濟研究會版的馬著中國經濟史顧頡剛古史辨批判；）但其大做清除工作，在充滿着信古空氣的中國學術界，既很需要；而對於古書眞僞的懷疑考辨，亦多可取；況他近來又主張採用唯物史觀去整理中國古代社會史與思想史，認疑古工作可爲採用唯物史觀者之一助與先驅，其態度與識見，終非反對唯物史觀的其餘疑古者（詳見胡適文選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及社會季刊第一卷第三期黃文山史則研究發端）與一般信古

派（詳見繆著中國通史綱要自序）所可比（詳見拙著中國近百年思想史）馮友蘭也認現代治史者，有信古疑古釋古三派，而以釋古一派為最優；他因有見於一般釋古（卽唯物史觀）派的整理中國歷史，不先鑑別材料的眞僞，故主張「釋古」必先經過「疑古」的一個階段，（詳見商務印書館版的馮著中國經濟史馮序。）他又認信古派已成過去，殊少價值；疑古派在審查史料，釋古派在融通史料，二者同一重要，沒有高下可分（詳見古史辨第六冊馮序。）但馮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自序二裏，卻堅認一切正統派的片面史皆極可靠，似亦不甚有疑古的精神。我們要以「疑古」糾正「信古」，以「釋古」糾正「疑古」。「疑古」雖似不若「釋古」，然固優於「信古」。「釋古」固當有所「信」，但更不可無所「疑」。（其餘已另詳於第三章八節）第四，不可太忽略歸納的考據：此點除另詳於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二章四整個的貫通法與用物觀考據證明李季觀察道家階級和主張的錯誤一文外，還有呂振羽在所著各書中出現着：孝經中載孔子入周見老子的故事，莊子天下篇亦載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之事，遊俠家完全被劉邦所消滅，墨子有損己篇，主張「為富不仁，為仁不富」的陽貨與楊朱思想相類似，……以及根據僞列子楊朱篇來講楊朱思想等類。詳見拙著中國近百年思想史第五篇。

二　新舊各派分期與我見——劃分中國史期須知的五點

研究尤其是編著歷史，首在作爲賅貫的劃分階段；不然，即無系統扼要之可言。今人著中國通史，政治史，文化史，學術史，哲學史一類的書，劃分時代，極不一致，大概可歸納爲七種：第一，是就學術文化而分期的，如此：

梁任公師所擬作的中國學術史，分爲五期：（一）先秦學術，（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三）隋唐佛學，（四）宋明理學，（五）清學（清代學術概論第一自序。）或分「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爲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飲冰室文集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柳翼謀中國文化史，分爲三期：（一）自邃古以迄兩漢，是爲吾國民族本其創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設國家，構成獨立之文化之時期；（二）自東漢以迄明季，是爲印度文化輸入吾國，與吾國固有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時期；（三）自明季迄今日，是中印兩種文化均已就衰，而遠西之學術思想宗教政法以

次輸入，相激相盪，而卒相合之時期（上冊緒論）。

羅根澤擬編著中國學術思想史，分爲四期：（一）自上古至東漢之末爲「純中國學時期」，（二）自魏初至五代之末爲「中國學與印度學之交爭時期」，（三）自宋初至清之中世爲「中國學與印度之混合時期」，或「新中國學時期」，（四）自清中世至現在爲「新中國學與西洋學之交爭時期」。（古史辨第四冊諸子叢考自序。）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分爲兩期：（一）周秦爲子學時代，（二）漢至清爲經學時代。

等說皆是。第二，是就政治而分期的，此如：

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分爲四期：（一）神權時代（商代，）（二）貴族統治時代（西周至春秋時代，）（三）王權時代（A）貴族到王權的過渡期（戰國時代，）（B）王權進展期（秦至唐末五代，）（C）王權成熟期（宋至清），（四）民主革命到社會革命之過渡期（清末以來）（尙思按惟此「社會革命」四字，涉及經濟方面。）

易君左中國政治史要，分爲三期：（一）上古至周爲封建政治時代，（二）秦漢至五代爲貴族政治時代，（三）宋至清末爲獨裁政治時代。

等說皆是。第三，是就民族而分期的，此如：

王桐齡中國史，分爲四期：(一)上古至戰國爲漢族萌芽時代，(二)秦漢至唐之瓦解，爲漢族全盛時代，(三)遼宋金至明爲漢族衰微時代，(四)清爲西力東漸時代。

梁任公師在光緒二十七年，曾分中國史爲三期：(一)自黃帝迄秦之統一，爲「中國之中國」；(二)自秦之一統後至清乾隆之末年，爲「亞洲之中國」；(三)自乾隆末年至今日，爲「世界之中國」。(中國敍論時代之區分。)

等說皆是。第四，是就經濟而分期的，此如：

李季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分爲五期：(一)自唐虞以前至虞末爲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時代，(二)自夏至殷末爲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時代，(三)自周至周末爲封建的生產方式時代，(四)自秦至清鴉片戰爭爲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代，(五)自鴉片戰爭至現在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時代。(又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分爲四期：(一)西周以前爲原始共產制，(二)西周爲奴隸制，(三)春秋以後爲封建制，(四)最近百年爲資本制。

陶希聖亦常用經濟眼光去劃分中國史期；但前後並不一致：(一)起先主張：(1)春秋以前爲「封建社會，」(2)春秋至清末爲「後封建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3)現代爲「半封建勢力仍存，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二)後來主張：(1)自商至春秋爲「氏族社會，」(2)春秋至漢末爲「奴隸社會，」(3)三國至宋爲「封建社會，」(4)宋至清末爲「先資本主義社會，」(5)現代爲「半殖民地社會。」但他隨時轉變，至今猶無確定之見解，已詳本章一。

梁園東主張分爲三期：(一)商代爲家族奴隸社會，(二)西周爲封建社會，(三)漢後至清末爲半封建社會。(以上二者見中國社會史論戰三輯。)

陳邦國主張分爲五期：(一)夏以前爲原始共產社會，(二)夏代爲氏族社會，(三)西周爲封建社會，(四)春秋至清末爲商業資本社會，(五)現代爲殖民地化的資本社會。

戴行軺主張：(一)殷以前爲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二)殷代爲奴隸社會，(三)周至秦爲封建社會，(四)秦至清爲過渡時代社會，(五)現代爲資本主義社會。(以上二者，見同上一輯。)

王宜昌主張：(一)周以前爲氏族社會，(二)周至東晉爲奴隸社會，(三)東晉至清末爲封建社會，(四)現代爲資本主義社會。(見同上一三兩輯。)

呂振羽中國社會史綱1（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主張（一）傳說中之「堯舜禹」的時代，爲中國女性中心的氏族社會時代（二）傳說中之啓的時代，爲中國史由女系本位轉入男系本位的時代，（三）殷代爲中國奴隸社會時代，（四）周代爲中國史的初期封建社會時代，（五）由秦代到鴉片戰爭前這一階段，爲變種的封建社會時代，（六）由鴉片戰爭到現在，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

陳道生曾與尙思討論中國史期的分法，他認自周至今，都是封建；不過各期的封建，略有不同罷了：（一）領主封建社會時代——領主對農奴，在奴隸社會之後，係封建萌芽期。（二）地主封建社會時代——地主對農民，係封建發展期。此期可再分爲：(1)漢至三國，(2)晉南北朝至盛唐，(3)中唐至明，(4)清，四小時期。（一）期與（二）期之異點，在前者土地係由領受掠奪得來。地租地稅不分。後者土地係由公開買賣得來。地租地稅分開。（三）半殖民地社會時代——係封建破壞期。

陳鐘凡主張：（一）原始社會，遠古訖於殷世，（二）奴隸社會，殷代，（三）封建社會，西周初訖戰國，（四）半封建社會，秦代訖清鴉片戰爭，（五）過渡社會（次殖民地）鴉片戰爭訖今。見他作的蔡著中國思想史研究法序中

嵇文甫對於中國史期的劃分，也對尙思表示：（一）西周春秋爲原始封建社會時代，（二）戰國至

清，（？）爲封建社會轉變時代：(1)戰國至××爲封建轉變之第一形態，(2)××至唐中葉或五代爲封建轉變之第二形態，(3)宋至清（？）爲封建轉變之第三形態，（三）清末(?)至今爲半殖民地社會時代。等說皆是。（尚思按：就經濟而分的，要以呂振羽，嵇文甫，陳道生諸氏之說爲較有合。）第五，是就朝代而分期的，此如：

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分秦至清爲五期：（一）秦漢三國，（二）兩晉及南北朝，（三）隋唐五代，（四）宋遼金夏元，（五）明清。

第六，是就時間而分期的，此如：

一部分學者的分中國史爲（一）上古，（二）中古，（三）近古，（四）近世，（五）現世等期。

第七，是就要點而分期的，此如：

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分爲九期：（一）唐虞以前曰傳疑時代，（二）唐虞夏商西周曰封建時代，（三）東周曰列國時代，（四）秦漢曰統一時代，（五）魏晉南北朝曰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六）隋唐五代曰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七）宋遼金元曰漢族式微與西北諸族崛興時代，（八）明至清中葉曰漢族光復與滿洲侵入時代，（九）清季至今曰列強侵略中國屈服時代。

他這分法，是認「通史範圍較廣，不僅注意文化之升降；」但其實際，亦僅以「政治之分合民族之盛衰」爲限。（見該書第二章時代之區分。）

以上各種分法，雖皆「持之有故；」但也有可商量的地方。我以爲：這分期法，有應注重者三點，而不得已者二點：第一，不論研究範圍的廣狹，大概都要一樣的分期，因爲雖然編的是學術史或政治史；……但學術或政治，……豈能脫離整個社會而獨自立？這是分期者首要自己認清的，故凡編史者，皆要把各方面的特點標出，期能代表整個社會，使讀者可先得其要領。第二，又要把各方面的特點，分別輕重，以示本末，使讀者能夠更深切的認識。第三，對於分期，是應避免太簡與太繁的；不然，分也和不分差不了多少，仍舊不能使人明瞭。以上是屬於應注重的三點。斷代爲史，如班固的漢書等，鄭樵章學誠以至近人，多不以爲然；不過爲便利敍述，使人易知起見，把歷史約爲數期，亦屬必要，此其一。每一時代如經濟，政治，民族，文化，地理各方面，未必都同時終始；如專就經濟制度去觀察，則唐玄宗以前至北朝，以後至清，應分爲二期；如專就政治色彩去觀察，則自秦漢至五代爲一期，宋至清又爲一期；如專就文化去觀察，則清應分爲二期，而地理方面則仍可合爲一期；如專就地理去觀察，則宋應分二期，而民族文化經濟政治各方面則皆可合爲一期。而我們爲謀綱目清楚計，而劃齊之，結果只能顧到大者，無法兼顧小者，此其二。以上是屬

於不得已的二點。我對這時代的劃分，便以爲最好是在每個時期，都以「經濟」「政治」「文化」並標；而「經濟」一項，一定要列在第一行；表示是其餘二者的基礎，同時並令人知道其餘二者，也是有關係或作用的。我在此刻，只能大體上的先行略表於左：

中國史之分期

多屬傳說時代——唐虞夏以前爲原始共產社會時代

部分可考時代——商爲奴隸社會時代

正式有史時代——周以後

上期——自西周至秦（西周史事仍不甚確）

（下層基礎）經濟方面——原始的封建社會時代（西周至春秋）

（上層建築之一）政治方面——「神權空氣之淡薄」（西周至戰國）與「中國的中國」（黃帝至秦之統一）時代。

（上層建築之二）文化方面——「中國固有各家創作和獨立」的「思想極盛」（春秋戰國）與「文

明中心在「黃河流域」之黃帝至秦統一時代

中期——自秦至清鴉片戰爭

（下層基礎）經濟方面——轉變的封建社會時代

（上層建築之一）政治方面——「君主專制之加厲」與「亞洲的中國」時代

（上層建築之二）文化方面——『由「中國各家互相模倣」而「印度佛學傳入混合」的「思想變化」』因此時期極長思想盛時極盛衰時極衰不能一概以論故曰變化或演化不曰退化或進化此其一兩漢盛於經學魏晉盛於道家隋唐盛於佛學宋明盛於理學清代盛於淸學盛於此者衰於彼盛於彼各衰於此不能用「入主出奴」之眼光觀察之此其二清代之思想今人以為極衰吾則以為最盛而且較有價值今人所謂漢後思想極衰者多就正統派儒家方面言之耳其以宋明為盛亦多就儒家言不知宋明之理學實即混學已非孔孟之儒家矣此其三與「文明中心在黃河長江兩流域，並漸由黃河流域移至長江流域」時代

中期的上期——自秦至東漢

（下層基礎）經濟方面——封建轉變之第一形態時代

（上層建築之一）政治方面——「平民官吏」「君主商人地主互相妥協」與「本族征服異族」時代

（上層建築之二）文化方面——「中國各家自相模倣和混雜」（下至魏晉）與「文明中心多在黃河流域之西而長江流域次之」時代

中期的中期——自三國至五代

（下層基礎）經濟方面——封建轉變之第二形態（其中之北魏至唐實行不徹底的均田其前之三國晉南朝與其後之中唐以後至五代則並此不徹底的均田亦不能實行就南北朝言是一中國而南北相異也就唐代言是一朝代而前後不同也）時代

（上層建築之一）政治方面——「軍閥互相篡奪」「統一分裂循環不息」（自六朝至五代在中國史上最爲複雜混亂如由三國而晉是由分而合由晉而六朝是由合而分由六朝而隋唐又由分而合由隋唐而五代又由合而分……惟實際亦多陳陳相因耳）與「本族和異族競爭」（六朝五代唐中葉以後外族較勝三國隋唐中葉以前華族較勝但隋既爲時甚暫而唐之得國與平亂又多借外兵且隋唐之皇族臣庶亦多異族雜種之後裔故皆非秦漢可比）時代

（上層建築之二）文化方面——「佛學由傳入而主中國思想界」（固有思想中衰）與「文明中心在黃河長江兩流域」（但唐五代時珠江流域閩粵等地已漸開化）時代

中期的下期——自北宋至清鴉片戰爭

（下層基礎）經濟方面——封建轉變之第三形態（實應自唐中葉起此點已詳前）時代

（上層建築之一）政治方面——「君主專制之完成」與「異族征服本族」（其中惟明稍能獨立但其版圖已不

（如在其前後統一朝代——元清——之廣又如元清既強大於明而遼金西夏又佔優勢於兩宋故統計而比較之謂此時期爲異族征服本族時代實不爲過）時代

（上層建築之二）文化方面——『由「佛學與中國思想正式結合的昌明」（宋至明）而至「思想的解放」』（明至清）與「文明中心多在長江流域之東而黃河珠江兩流域次之」（實自南宋以後）時代

下期——自清鴉片戰爭至民國

（下層基礎）經濟方面——半殖民地（或半封建）社會時代

（上層建築之一）政治方面——「民主運動之成功」（運動於清末成功於民國）與「世界的中國」時代

（上層建築之二）文化方面——『「中國歐美正式接觸」（由交爭而混合）和「重新創作」的「思想復興」』與「文明中心在長江珠江兩流域」時代

上列之表，於必要時，或可略將三方面分別起落。又此表是以經濟爲基礎，同時仍兼顧其他方面的。

如爲簡要起見，而純就經濟方面標目，則爲：

一　原始共產社會時代——唐虞夏及其前

二　奴隸社會時代——商

三　原始封建社會時代——周

四　轉變的封建社會時代——秦至清鴉片戰爭以前

五　半殖民地（或半封建）社會時代——清鴉片戰爭至今

註　所謂「封建，」有「經濟的」與「政治的」的不同。此處係指經濟方面，即「封建社會的生產方法。」又政治方面稍「民族，」文化方面附「地理，」亦希閱者注意及之！

補　編經濟史者，除用「經濟分期」以外，無需再附其他分期。編政治史者，除仍以「經濟分期」爲主以外，可並附「政治分期；」編文化史者，除仍以「經濟分期」爲主以外，可並附「文化分期」。其他一切，均此類推。

第六章　歸納比較兩種鑑別方法

一　歸納法的考據學

如考據學家俞正燮的「癸巳類稿」「存稿」一類之書，其方法是「得書卽讀，讀卽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冊數千，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夏寅官作本傳。）而趙翼廿二史劄記也是「每一個題目之下，其資料皆從幾十篇傳中零零碎碎覓出，如採花成蜜。」（梁任公師「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在清代學者中，除俞正燮趙翼及顧炎武錢大昕等的研究史事以外；他如阮元焦循李元度等的研究儒家，孫詒讓的研究墨子，戴段二王等的研究經傳小學，多極有心得，而且可靠。用的便是這種歸納法。其中尤以錢氏之治史，二王之治經爲最精（此點可參看朱一新無邪堂答問。）清代學者治學方法的特色，胡適之已詳論過。（詳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諸文及中國哲學史大綱等書。）但我們還要知道清代學者搜集佐證的方法，有二根據：第一是明人開其端的，如陳第毛詩古音考，列本證旁證二條（詳見陳作毛詩古音考序及焦竑毛詩古音考序；）第二是校訂羣書，多以宋

人所輯類書為工具（詳見柳翼謀著中國文化史下冊考證學派，）又有二短：一只能使文字音韻成為科學，未能使他學亦均如文字音韻一樣；二就時代言，對唐以下之書皆不屑讀。（參看柳著中國文化史下冊頁三七七—八，由何思約為二點。）所以吾意：我們以後應該糾正清代學者，而注意他們所未注意的地方：第一，應該轉變文字的、史學的考證為思想的考證。第二，應該轉變探討中古以上而為探討中古以下，如宋明清集部中的各種材料非常豐富，吾人應首先注意及之。

二　多方面的比較法

極認真的史學大家萬斯同，很看重比較法，他說：「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詳見望溪文集萬季野墓表）但萬氏主張「以實錄為指歸」，說是「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所以「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卻是謬誤。胡承諾的見識比他高強多了！胡氏說：「然實錄亦難言矣：唐太宗欲觀起居注，褚遂良朱子奢止之，不從，宰相不得已撰次以呈，所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此日起

居注卽他日實錄。是實錄有微詞也。韓愈作順宗實錄，當時謂其煩簡不當，序事拙於取舍，穆宗文宗皆詔史官增定，而李漢蔣係皆愈壻也，適在顯位，故改作者難之，韋處厚遂別作數卷，是實錄有二本也。章惇蔡卞謂神宗實錄多誣，遂加考問，一時史官，莫不貶責，而攸等遂施改易，是實錄有改本也。明太祖實錄凡三修而後成，焚其草禁中，副本藏文淵閣，是一代實錄，未嘗與衆共見也。凡疏留中者，例不得登實錄，所以謝鐸檢章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綸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力請於總裁，竟不可得。是實錄所不載者，嘉謨嘉猷，無從蒐羅。以此觀之，實錄焉可盡信耶？」（釋志史學）萬氏拿實錄去和他書比較，雖未盡對；但我們卻可略倣其法，去研究其他方面。例如研究孔子：就拿論語去和易傳春秋禮記孝經孟子荀子，以及其他諸子書中述及孔子之言對證一下，則其眞僞詳略……便不難分明了。現在請舉二人以爲代表：第一是顧頡剛在十餘年前卽發表其「古史層累說：」

我很想做一篇層累的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爲而治」的聖君，至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

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眞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古史辨第一冊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有人認他完全根據崔述下文（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大美晚報歷史週刊）「夫尙書但始於唐虞，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起於黃帝，譙周皇甫謐又推之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後諸家遂上溯於開闢之初，豈非其識愈下，而稱引愈遠；其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繁乎？」（補上古考信錄）但崔述這段文，只有顧說的第一觀點；而且沒有顧說的具體。吾認顧說的第二觀點，尤有價値：不專限於史學，而文學如小說詩賦等更厲害。不專限於文人學者的論述，而俗人對於諸傳，政府對於宣傳更厲害。

吾曾擬作一篇「攝影式的社會歷史說，」大意是說：

「古今中外一切世事人情，語言文字，一面有像由大物而攝爲小影者：對於對方的好處，己方的壞處，往往如此。其另一方面，又有像由小影而再去放大者：對於對方的壞處，己方的好處，往往如此。但此二者，尙有一小部分可靠，所以就大體看來，只是「程度的相差」而已。除了上述二者以外，尙有「

性質的懸殊」者，這便是一面是像有實物而不攝其影；其另一方面，却又有像由人僞造之物假裝之事，而竟當作眞物實事而把它攝用以欺人者。去取大小，眞僞，一切的一切，多憑攝影師的主觀。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報紙，多不免如此。」

今因談及顧說，特先約略插述一點。

第二，是蒙文通在數年前認古史有鄒魯，三晉，與楚三方的不同傳說：

> 天問所陳，皆楚人相傳之史，山海經雅與符會，諒同本於楚人之舊傳。既大異於六經，復不同於諸子。乃恍然於古史甄微所述，多本韓非之意，同符汲冢之書，別是北方三晉所傳。而儒家六經所陳，究皆魯人之說耳。蓋魯人宿敦禮義，故說湯武俱爲聖智；晉人宿崇功利，故說舜禹皆同篡竊；楚人宿好鬼神，故稱虞夏極其靈怪。三方所稱述之史說不同，蓋卽原於其思想之異。古史甄微備言太古民族，顯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與文化亦異。六經，汲冢書，山海經，三者稱道古事各判，其卽本於三系民族傳說之史固各不同耶！……是三方言首出之王旣殊，言繼世之王又各異也。余舊撰經學導言，推論三晉之學，史學實其正宗，則六經，天問所陳，翻不免於理想虛構。則「六經皆史」之說，顯非諦說；「託古改制」之論，亦未必然。……持此以驗三方傳說之殊，儻未爲失；推此以求，則見晉楚之史，不與

鄒魯同科。三系之說明，而古史大略或可求也。（古史甄微自序）

有人（同前大美晚報）認這「因地而異」的蒙說，比「因時而異」的顧說，其在古代「成分確較多」。吾以為：蒙說就大體上言之，就上古傳說言之，自是不錯；但他因進而用此種觀點去分析非上古的漢之經術文章，和非歷史的先秦之諸子哲學，就似乎有點太過而失實了（見其自序末段）。地理並不能限制人們的一切，在後代尤少關係。此吾已在哲學史學社會科學之原因（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一文詳論之。顧蒙二說，異處是：顧說可以叫做「時間的古史層累說」；蒙說可以叫做「空間的古史分布說。」顧氏在疑古，推翻舊說；蒙氏在從古，分析舊說。顧氏比較是用歌謠小說的眼光去觀察古史；蒙氏比較是用經學的眼光去觀察古史。顧說的適用並不限於古代；蒙說的適用卻只限於上古。同處是：用的都是比較法。

三　歸納比較諸法與科學化的材料

(1)歸納比較應以科學化的材料為限　如只懂得考據學的歸納法和比較法，而沒有近代的科學常識，便難免妄斷。例如在本章最先提到的清代大考據學家俞正燮的名著癸巳類稿，其書人身圖說後

一文，認中外各地方各種族人體生理構造的不同，這何嘗不是採用歸納法和比較法？但他所得的結論，却不免「荒謬絕倫。」這便是由於沒有科學常識，而又不肯闕疑。而趙翼的考據，似乎比俞氏還要有條理，信如錢大昕所說：「竊嘆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廿二史劄記序。）但其在當時「久已傳播士林，紙貴都市」的陔餘叢考（同上）也有權奸有仙骨一文，就古來權奸有仙骨者舉出數事為證，說「雖皆出於小說，然必非無稽」（見該書卷四十二。）而為清代考據學開山祖師的顧炎武，其自認為「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又與友人論門人書）的日知錄，如外國天象一文，亦斷道：「考之史，……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為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見該書卷三十。）由此可知我們要以科學化的材料為根據的歸納法和比較法，而不要以玄學化的材料為根據的歸納法和比較法；無如中國文化材料，多帶玄學色彩，所以古人雖有這種歸納法和比較法，結果還有時不免徒勞。我們幸得生在這科學的時代，對於玄學化的材料那一部分，已不敢輕引而輕斷了。

總而言之：考據的歸納法和比較法，本身原無可批評；不過有一個重要條件，即應以科學化的材料為限。這正和三段法的首要注意大前提一樣。所以第一步，要有科學常識，能用科學眼光去搜集材料，材料在

眞而不一定在多。第二步，才用歸納法比較法去研究它。這是一般用歸納法和比較法的學者所要知道的。

(2)西洋科學的歸納法亦非萬能的　我很怕學者看了上面的話，便認歸納法是萬能的，所以非加以鄭重聲明不可：要知歸納法究竟是呆板的，不變的，外表的，當然的，盲目的；……絕對不是萬能的，圓滿的。現在不必再論那根據非科學材料的中國考據學的歸納法；就是西洋的自然科學的歸納法，也還是有此種缺陷。例如恩格斯說：「如果依着歸納所告訴我們的話，那麼一切的脊椎動物都具備着一種分化成腦髓和脊髓的中樞神經，而這脊髓都包容在軟骨或硬骨脊椎裏。（就因爲這樣，才有脊椎動物的名稱。）但這裏却出現了蛞蝓魚，他有着未分化的中樞神經索，而我們都知道他是沒有脊髓的脊椎動物。歸納認定魚是在生存中專門用鰓呼吸的脊椎動物；然而這裏又出現了一種動物，這動物雖然被一切的人都認做是魚，然而除了鰓以外，還有着很發達的肺，並且我們還知道一切的魚在他的鰾裏都有着潛在的肺臟。只有海克爾（Hackel）大胆地應用了進化論，才算把那癡呆地在這樣的矛盾裏殭持着的歸納自然科學者拯救出來。如果歸納在實際上無論如何是完全無缺的東西，那麼有機界裏的這些無際限的分類的變革，是怎樣發生的呢？他們的確是歸納的眞正的產物，但反過來他們又互相斬

殺。」（自然辯證法關於「歸納萬能主義」的錯誤，艾思奇等譯新哲學大綱歸納和演繹一節論之最詳，今引亦從艾譯，請參看。）「百年以前，用歸納的方法，找得蟹和蜘蛛是種昆蟲，而一切下等的動物則是蠕蟲。可是現在用同樣的方法，找得上述分類是謬誤的，實在種類，更多得多。所謂歸納法的優點在什麼地方呢？但歸納法也和演繹法一樣，可以歸結到這樣謬誤的地步。」「歸納法不能證明，在將來不會找得沒有乳腺的哺乳動物。以前乳房算是哺乳動物的表記；可是鴨嘴獸，絲毫沒有乳房。」（同上，從吳譯芬著史觀一書。）

楊鴻烈著歷史研究法第八、九兩章；李泰棻著方志學第十一至十四、四章；及陳援庵師著史諱舉例，張心澂著偽書通考諸書，可作本章補充讀物。

第七章　書本內外兩種搜集方法

一　研究與時間

有些人的治學，是「速成科」化的坐了三個月，或半年，或一載或三四年，就算學成業畢了。有些人的著書，是「編講義」或「教科書化」的限期大概自一個月至一年，就要弄成好幾種書。（我以前也是如此的，特別在此聲明。）要知搜集材料或成書的時間，和著作的價值，大概是成正比例的。如就過去史界言：最有價值的是前後兩司馬和漢書，而其歷時亦最長；最無價值的是元史，而其成書亦最快。他如顧炎武之著日知錄，「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日知錄自序）「積三十餘年而後成。……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國史館本傳）顧祖禹之著讀史方輿紀要，自年二十九至五十，無一日中輟，且親到各處觀察詢問。（見讀史方輿紀要自序）便是明證。

一個人的生存於世上，為時甚暫，誠如道家所觀察（詳見莊子盜跖）；但他們因此而消極頹廢起來（詳見偽列子楊朱）那就如所謂一念之差，鑄成大錯了。我們第一要因有鑒於人壽不長而及時力

學，如大文學家方苞所說才對（詳見望溪集外文與章泰占書。）第二，要因有鑒於此而加緊工作，如大科學家愛迭生那般人才對（詳見心水最有益於全世界的老頭子，在人物評述；）我國胡明復亦主張：「一人若能爲三人之事業，或一日能爲三日之工作，如此則不啻將其生命延長三倍；若壽至三十而沒，亦與壽九十者無異」（教育大辭書本條。）今人對於學者，常欲問其年齡之大小，以爲必年齡大而後學問博；對於著作亦欲問其期限之久暫，以爲必經過久而後著作佳；證以上述，實未盡然。如不加緊努力，則雖一人活到百餘歲，一書著至數十年，也是不足道的。即就尙思本身的前後兩期言之，亦自覺相差很遠。如近在南京國學圖書館專心住讀年餘，平均每日十餘小時，皆用在瀏覽書籍的上面去，即此年餘已勝於吾從前的用力五年以上了。第三，要因有鑒於此而終身研究，如大社會科學家馬克思那般人才對。

二　研究與人數

古來著書的性質，約可分作九種（如左表。）如以優劣論：則以第一第二兩種爲最佳；次爲第三種，而以第九種爲最下；第四第七第八三種，既不足以言著作；第六第五兩種，亦無從表現其特別精神。

等	種	例
一	個人獨著	陳壽之三國志 萬斯同之明史稿
二	家庭合作	司馬遷父子 班固父子兄妹（實與一同）
三	僚友合作	司馬光劉攽劉恕范祖禹之資治通鑑
四	私傭助理	古今圖書集成
五	私傭代作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六	官傭合作	各官修書
七	改編人書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八	刪節人書	陳繼儒古今粹言
九	竊據人書	宋齊丘 王鴻緒

若再就人數的多少分析一下，則爲：

私人獨撰	個人獨著 家庭合作（初係獨著後由其親屬續成）
私人共撰	私傭合作 朋友合作 私傭代作
官府共撰	官傭合作
無所謂撰	竊據人書 改編人書 刪節人書

「獨著」「合作」，孰得孰失？此在焦竑已明辨過：「古之國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諸名山，傳之百代；而欲以烏集之人，勒鴻鉅之典，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則工，於白虎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史則優；此其證也」（澹園集論史。）他如劉知幾（詳見史通忤時篇，）萬斯同（詳見望溪文集萬季野墓表，）梁任公師（詳見中國歷史研究法過去之史學界）等，亦皆反對官修之史。但生在現代的吾人，對於此事，已不可不分別觀之：第一，全史專史不同：除「中國通史」須合作外，他如「中國文化史」，「中國學術史」，「中國文學史」（包括詩歌，詞，曲，駢體文，協韻文，古散文，白話文等）之類，雖

屬專史；但其範圍仍甚廣泛，亦以合作為佳。第二，古代近代不同：如清史近代史等，雖時代不長；但因近代的中國，已是「世界的」（遠非前此的限於中國與亞洲可比）事蹟極為複雜，材料極為豐富，（等於從前的好幾個朝代）亦非合作不可。第三，西洋中國不同：中國名雖只有一個國家；實則時長地大人多事繁，等於西方的好多國家或一大洲，故中國史，不宜獨撰。第四，官修私修不同：專家朋友合作，如資治通鑑，名雖是司馬光撰的；其實「助其事者：史記前後漢屬劉攽，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代屬范祖禹，又皆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綱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此雖也有點像官修史；然而要知道：(1)主編者既邃於掌故，而別裁之力又甚強，豈是官開史局有位無學而不負責的掛名總裁所可比？(2)此輩助撰者，又「皆天下選」（胡三省注，）各獻所長，各負其責，故雖多人合作，於千三百六十二年間，終能一氣銜接，與史館一部分不大負責的編修，究竟大不相同。但如有賢明的政府，堅抱人才主義，則雖官令共修，實亦同於私人合作。現代修史，最宜如此。最後還要提及的，就是材料與著作不同：大概材料宜合作，著作宜獨力，此點詳看呂誠之的史通評。

三　研究與圖書館

研究與圖書館極有關係，吾前在南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八年刊發表學問家與圖書館一文，論之頗詳，現在先節錄其要點於左，而後加以結論：

天下富人少而貧人多，尤以學界為甚。故與其想法自置書籍，不如想法向圖書館借讀或傳鈔，在時間精力金錢各方面皆較有合。此其一。即使有錢有意購書，亦須有機會；但有一部分書籍，終仍不易到手，故雖彼富人，有時亦不得不向公有而較大之圖書館求之。此其二。再就吾個人之性癖與經驗言：如自購之書，往往以今日當讀之書，諉之於明日，日復一日，遂束之高閣；若對圖書館中之書則不然：往往以今日而並趕讀明日之書，至少亦須先涉獵一過，方能安心。故已讀者多不欲復購，購來者多未能即讀。此其三。大圖書館之書，不論如何，皆視個人開始新置之書為多，故入大圖書館者，常有「學然後知不足」與「小巫見大巫」之感，而學遂益進。反是，如專賴自置之少數書，而不常往大圖書館，則或不免漸生「夜郎自大」與「知足」「苟安」之情，而學遂日退。此其四。自置書籍，往來搬運，亦多困難，似不如到處在附近圖書館借閱之較為簡便。至古人如墨翟顧炎武全祖望等，出外必多載書，則以其時尚無公開之圖書館也。此其五。因此五者，吾遂確認私人自購，終不如向圖書館借讀之較為有益，而易實行。

學者須知讀書愈多，成功愈大。如陳夢雷，朱彝尊，萬斯同，劉獻廷，全祖望等，皆為清代大學問家，而與

圖書館有密切之關係者。

在舊中國時代，一般學者，欲多閱數種書籍，終有種種不便。若在西洋，即較不同：如第一驚動近日世界之大思想家卡爾馬克思，一般未多讀書者，或誤認彼為專門活動之人；而不知在實際上，幾乎可以反而謂：彼乃一古今中外罕可與比之埋首研究，而與圖書館極有關係之一大學者（另詳第一章二。）我儕觀於馬氏此人，更可斷言：果欲造成一與衆不同之大學問家或極有學問之大思想家，與編著一部不凡的名著，實非埋首研究，而且在大圖書館中搜集材料不可。

吾人得生在現代之中國，單就「讀書」尤其是「讀中國書」一點言之，實屬非常幸福：因第一，有甚多祕藏深宮與埋沒地下之文物，為古人甚至晚清學者，所未能看到。如（甲）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等處最珍貴最特別之歷代器物案件圖書等等，現已開放，可以參觀。（乙）愈後來愈多出見之地下古物，如甲骨及其他器物，可供學者作考古之有力證據。例如王靜安師之考古，何以能為精於考古之清代學者所不及？此實非彼之獨比前人聰明，蓋亦有由於生在固有文物已漸公開，而地下資料益多發見之清末與民國時代。（羅振玉觀堂集林序，海甯王忠慤公傳，及王作觀堂集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序所論，即古器物愈多出土，而王氏學問亦愈精確之明證。）然尚不專以新出土之古器物為限；此外如

由明至清祕藏之圖書與文件等，此時亦已公開，足供彼及其他學者之參考（詳見王作庫書樓記。）

第二，現代中國亦法西洋，在各大都市設立圖書館，並實行正式之開放。

故吾極力主張：欲搜集書本上之材料，唯一辦法，莫如縮衣節食，忍苦耐勞，而較長時期住在數一數二之大圖書館中，或其附近。如此，則雖讀一日書，已等於平時或普通人之讀數日矣。

尙思十餘年來，擬編著「中國思想史」，參考之書需用甚多，自問無力購置書籍，故移平日購置書籍之少數金錢，作赴各大圖書館之來往資斧；近且更進一步，移赴各大圖書館之來往資斧，作住圖書館研究之經常費用。吾意在擇一極大之圖書館作材料之根據地，如有能力與機會，再向其他圖書館謀部分之補充（以上係就拙作學問家與圖書館一文中之大字節出者。）

我對這一方面，有個見解或感想，略述於此，以作結論：我平日常對大學諸生說：我們有兩個老師：一個是活老師，即敎員與學問家，一切都是有限的；一個是死老師，即圖書或圖書館，一切都是無窮的。所以死老師遠勝於活老師，上課室不如上圖書館。如往圖書館勤讀一年書，便勝在大學校虛坐四年畢業，甚至比入任何研究院都要好。大圖書館直可叫做「太上研究院。」我便是一個入研究院與常遊「太上研究院」的過來人。學者當能相信我非故作奇談吧！

四 研究與劄記

治學者，尤其是生在後世的博學者，每看一書，如能同時兼注意數方面的材料，則事半而功倍，少勞而多獲。反是，如每欲研究一小問題，卽多溫一次書，則雖能吃到百歲，也恐怕讀不到幾種書。（吾非反對精讀。因有一大部分之書，只要讀過一次，摘錄其精華，便不必重讀了。）甚至如漢書藝文志所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再若知道注意數方面了，而仍忽於劄記，也不是很好的辦法。就是蔡孑民師，也曾有此感想：「我自十餘歲起，就開始讀書；讀到現在，將滿六十年了，……幾乎沒有一日不讀點書的；然而我也沒有什麼成就，這是讀書不得法的緣故。……第一是不能專心，……第二是不能動筆，……往往為速讀起見，無暇……摘抄出來，或在書上做一點特別的記號，若是有時候想起來，……幾乎不容易尋到了。……我因從來懶得動筆，所以沒有成就。」（我的讀書經驗。）若在後學，更不用說了。故應如宋吳枋所說「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抄記。」晉之左思，便因用此種方法而成大文學家，見重於時（詳見晉書文苑本傳。）清代樸學家便因用此種方法，而集考據學之大成，為前人所不及（詳見梁任公師清代學術概論十七。）我近來研究學

問與搜集材料，也有一種「簡單的批註法，」已略言於中國思想研究法到各大圖書館加緊涉獵的方法。他如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以木廚十枚，每廚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日月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癸辛雜識）也是編著大部書籍者所應該取法的。

五　研究與書籍種類

中國歷代史料，在史書中，多有登記：據宋史藝文志載當時共有史籍四三一〇九卷；通志藝文略，有二三〇一部，在清四庫全書中，亦有二一七四部三七〇四九卷。須知隋書經籍志所述之傳至今者，及明史藝文志所述之被採入於四庫中者，皆只十之一二而已。又在四庫編後續出的史書，尚有數萬卷。所以梁任公師說「自左丘司馬遷以後，史部書皆著竹帛者，最少亦應在十萬卷以外。」（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但此係純就表面而論；其實如所謂經傳，別集，和子部中的考訂，雜述，筆記等類，也有極貴重而豐富的歷史材料。不但如此，雖謂所有圖書，均與歷史有關係，亦無不可。須再參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四章搜集的方法，與楊鴻烈著歷史研究法第六，七兩章；李泰棻著方志學第九，第十等章。

附錄　文集中的中國史學批評史料簡目

(一)宋——蘇頌蘇魏公文集　司馬光司馬文正公集　鄭獬鄖溪集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　劉恕劉恕集　王安石臨川文集　張耒宛丘文集　秦觀淮海集　晁補之晁濟北雞肋集　鄭樵夾漈遺稿　朱熹朱晦庵全集　楊萬里誠齋集(?)　陸游渭南文集　葉適水心別集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

(二)金——王若虛滹南文集……

(三)元——王惲秋澗大全集　袁桷清容居士集　蘇天爵滋溪文稿……

(四)明——何喬新椒丘文集　朱應登凌谿集　陸深陸文裕儼山文集　方鵬矯亭存稿　黃省曾五嶽山人集　錢薇承啓堂稿　胡應麟少室山房類稿　馮夢禎快雪堂集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　婁堅學古緒言　繆昌期從野堂集　曾異撰訪授堂詩文集　溫璜溫寶忠稿　黃淳耀黃陶庵集　陳子龍陳忠裕集　馮班鈍吟全集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　蔣鐔斯友堂集(?)……

(五)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　陳弘緒陳士業全集　鄧廷羅二遠堂詩文集　程正揆青溪遺稿　宋琬安雅堂詩文集　何絜睛江閣集　陸求可陸密庵全集　任源祥鳴鶴堂全集　朱鶴齡愚菴小集　施閏章愚山全集　孫治孫宇台集　儲方慶遯庵文集　湯斌潛庵遺稿全集　毛先舒潠書

歸允肅歸宮詹集　吳之騄桂留堂文集　陸隴其陸淸獻公全集　徐乾學儋園集　李柏太白山人槲
葉集　姜宸英姜西溟全集　尤侗尤西堂全集　田雯古懽堂全集　邵長蘅邵子湘前後集　儲欣在
陸草堂文集　王文治後村雜著　潘耒遂初堂全集　朱彝尊曝書亭集　顧汧鳳池園詩文集　徐元
正修吉堂文稿　戴名世潛虛文集　李光地榕村全集　黃中堅蓄齋集　章永祚南湖集鈔　朱澤澐
止泉文集　藍鼎元鹿洲文集　金門詔金東山文集（？）　朱軾朱文端公文集　陸奎勳陸堂文集
姜兆錫夾齋文集　陶貞一陶退菴集　陶正靖陶晚聞集（？）　劉紹攽九畹古文　周沅留輿集　方
苞方望溪全集　李紱穆堂初稿　陳祖範陳司業集　華希閔延綠閣集　翁照賜書堂詩文稿　全祖
望鮚埼亭全集　張揆方米堆詩文鈔　王應奎柳南文鈔　汪由敦松泉詩文集　陳梓客星山人全集
鄒方鍔大雅堂初稿　盧存心白雲文集　齊召南寶綸堂文鈔　沈德潛沈歸愚全集　趙一淸東潛
文稿　陳兆崙紫竹山房詩文集　杭世駿道古堂全集　曹學詩香雪文鈔　劉綸繩庵內外集　沈廷
芳隱拙齋集　吳成佐懶偶庵存稿（？）　韓錫胙滑疑集　程晉芳勉行堂詩文集　汪沆槐堂詩文稿
管世銘韞山堂詩文集　蔣師爚敦艮堂文集（？）　湯修業賴古齋文集　章學誠章實齋全集　張
惠言茗柯文　吳省欽白華前稿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　林有席平園雜著內編　張望閩榻先生集

王昶春融堂集　陳鶴桂門自訂初稿　梁玉繩蛻稿　陳鱣對策　詹應甲賜綺堂集　焦循雕菰樓集　戴大昌補餘堂文集　王貞儀德風亭初集文　張士元嘉樹山房集　張雲璈簡松草堂文集　畢亨九水山房文存　鍾褒修凝齋集　郭麐靈芬館全集　沈欽韓幼學堂詩文稿　尙鎔持雅堂全集　陳用光太乙舟文集　程恩澤程侍郎遺集　沈豫芙村文鈔　潘德輿養一齋詩文集　朱綬知止堂全集　齊彥槐雙溪草堂全集　黃承吉夢陵堂文說　黃廷鑑第六絃溪文鈔　蔣湘南七經樓文鈔　劉鴻翺綠野齋文集　董元憲白鄉詩文鈔　楊士達耐軒文鈔　余潛士耕村姑留稿　林栢桐修本堂稿　凌揚藻藥洲花農詩文略　姚瑩東溟詩文集　魏源古微堂集　姚光晉瓶山草堂集　邵懿辰半巖廬遺文　黃式三儆居集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　劉毓崧通義堂文集　夏炯夏仲子集　程鴻詔有恆心齋文集　徐有珂小不其山房集　吳大廷小酉腴山館集　楊象濟汲庵文存　徐鼒通介堂文集　陳澧東塾集附申范一卷　李愼傳植庵集　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　黃家岱嬹藝軒雜著　張裕釗濂亭文集　李慈銘越縵堂文集　朱一新佩弦齋全集　黎庶昌拙尊園叢稿　李寶元小蓬壺仙館雜著　黃以周儆季文鈔　王棻柔橋文鈔　王懿榮王文敏公文集　劉光蕡煙霞草堂文集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文集　張佩綸澗于全集　王兆芳才茲文　顧雲盋山詩文錄　孫詒讓籀廎遺文　賀濤賀先生

文集　沈家本寄簃文存　張懠舒經室集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　陳作霖可園文存　李實潅漢堂文鈔　王舟瑤默庵集　王國維觀堂全集……

註一　(?)係表示業已忘記，(因道部史學史料已於「八一三」戰事爆發時遺失於滬江大學，現均根據書目及簡單筆記。)恐怕誤記，(如評史書與論史事)或沒有關係。◎○多少係表示重要之程度，○不如◎，無不如有，少不如多。

註二　唐以前文集既少又無甚關係，故本簡目，自宋列起。人名書名的次序，全照南京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集部。

六　研究與「器物」「調查」——書本以外的材料

上面說的搜求法，尙以適用於書本上的過去材料爲限。此外如研究史地與當代社會，於書本上得不到強有力的證據時，則應注意下列兩方面：

(1) **關於器物的材料方面**　這要向地下掘出的材料，即甲骨，及石，玉，陶，土，金，銅，鐵，竹，革，木……等類古物去搜集，如王靜安師那般人的考古是也。羅振玉氏稱許王師道：「……當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君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而於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爲真切。自來說諸經大義，未有如此之貫串者」(羅作觀

堂集林序。）第一，王師認新出的史料如古文字古器物，和那舊史料如經史之學實相表裏，故其態度與方法，是達觀二者之際，不相屈就，以求其眞（詳見王作殷虛文字類編序。）第二，絕對拋闕疑主義，不敢穿鑿傅會（詳見王作金文編序。）但王師信古的色彩帶得太濃厚，似乎是爲信古而考古者；又他整理甲骨文的方法，係側重「補其文字；」到了郭沫若的卜辭通纂，才側重「接其斷片。」王郭諸氏及許多前人的考古，尚以古物中的有文字者爲限。至於西洋人及現今吾國如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關的考古，便進而用科學方法去鑑定無文字的一切古物了。如卡爾馬克思說：「遺骨的構造，對於消滅了的種族的身體組織的判斷，有着非常的重要性；同樣，勞動手段的遺物，對於沒落了的社會經濟構造的判斷，也有非常的重要性。區分種種經濟時代的，不是造出了什麼東西，而是如何造出，用什麼手段造出的這件事。勞動手段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度器，並且是行勞動於其中的社會諸關係的指示器」（資本論第一卷。）

(2)**關於調查（見聞）的材料方面**　此約可分爲古代與近代兩方面言之：

（A）古代的材料　要研究古代社會，便要向未開化的民族去作長時間的實地調查，將其所得，歸納而比較之，有時也很可靠。如美人摩爾根（Morgan）的古代社會一書，用的方法便是。

「關於摩爾根（一八一八——一八八一）的生平，國內尚少介紹，茲略述如次：……他的家鄉阿路拉與印埃安族的易洛奎部族接近；他自離開大學後，加入一個叫做 Guardian, Knot, 的祕密團體，其組織卽以易洛奎大同盟為模型，因此引起他研究該部族組織的興趣。……旣而加入聖尼卡 (Hawk) 氏族，做 Jimmy Johnsm 的義子，賜名 Ta ya-da-wab-kugh，意謂摩爾根乃是印白兩種人接近的媒介。他旋得族人 Ely Parkey 之助理及翻譯，於一八五一年著易洛奎聯盟一書，為美洲民族學的先導，……」「當他寫定易洛奎聯盟一書時，他相信該部族的血緣制度乃是唯一的制度。一八五八年他旅行 Superior 湖南岸，發見 Algon quin 部族人阿吉布窪印埃安族所用的親屬制度，與易洛奎在名詞上雖不一樣，而實際上却是一樣。這個發見，遂使他認定氏族確是社會演進的普遍的階級。他讀黎格的達哥鐸文規和字典，也發見同樣的血緣制度，繼而旁蒐博討，參嘗布拉斯頓和獵斯丁關於英國和羅馬的制度之描寫。此時他雖曾預備許多關於血緣名詞和關係的問題，送交各地的敎師，商人，傳敎士和領事，請求代為調查，結果却不甚佳。但他並不因此而中沮，旋於一八五九年至六二年間親往各州調查，把資料搜集起來，經過系統的整理之後，在一八六八年發表親屬分類制度之始源的臆見，呈獻給藝術和科學學院斯密孫學院，把這些資料刊布，取名血族制度。……陸

物克，……泰洛，斯賓塞，達爾文推崇備至。……此書對於原始社會的資料，確曾給予有價值的增加，民族學者如斯比爾最近發表北美血緣制度的分播，還由此書採取不少的材料。」『摩爾根進一步蒐集新的資料，於一八七七年發表古代社會，提出新的解釋，這書無疑的是作者不朽的盛業，而同時也是社會科學上劃時代的鴻製。其對於民族學與社會科學思潮上發生的影響，自然是不容易估量的。

近年來國內提倡唯物辯證法的學者頗多，因為唯物史觀的集大成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服膺摩爾根關於古代社會演進的學說的，於是乃羣起而恭維摩爾根：郭沫若著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說摩爾根費了畢生的精力，研究美洲土人的生活而成的古代社會一書，恩格斯更依據馬克思的遺囑把他縮寫成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在恩格斯的書名上已經表得很明白的，這幾乎是把古代社會的祕密——特別是由氏族社會轉移到國家組織的變遷，已經剔發了出來。……楊東蓴張栗原合譯的古代社會譯者序文中，也引用恩格斯的話：「使我們所記錄的歷史之前史的基礎之要點，得到發見與復興，並且在北亞美利加印第安人之血族團體中，發見了解決希臘羅馬及德意志太古史的到今日所不可解的謎之關鍵，這些都是莫爾甘的偉大的功績。但是他的著作，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四十年間，他為得他的研究材料而苦鬥，畢竟他完全掌握了這種材料。然而因此之故，他的這

一本書，便是這一時代之稀有的劃時代的著作」（昂格斯書一八八四年第一版序言。）……其次譯者又介紹溫武曼在其所著馬克思的經濟學一書中所說的話：「藉其名著古代社會對於人類學上的研究而與以革命的摩爾根，根據人類技術上之進步，區分人類社會之發達爲三大階段：即野蠻時代，未開化時代，及文明時代。他更根據人類所採用的新工具或技藝上的新發明，細分野蠻時代及未開化時代，各爲初期中期晚期之三階段。」（溫武曼書第四章經濟的分業與生物學的分業）……譯者末了加上些按語道：「從以上諸氏所述看來，便可以知道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確實是社會科學中的不朽之作。……」……」（節錄新社會科學一卷三期黃文山對於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的方法論之檢討文中插註；至其主觀之批評，恕不錄入。）

他如司馬遷，顧炎武，顧祖禹，劉獻廷等的研究歷史地理，……而到有關係的地方去訪問或視察，其所用的方法，也近於實地調查的一類。吾國人以科學精神去研究學術者，實自西漢司馬遷的著史記始。遷周遊天下，多方考查，以爲質證（詳見史記太史公自序：）一爲觀察遺物遺像遺蹟，（詳見孔子世家，蒙恬列傳，淮陰侯列傳，留侯世家；）二爲觀察遺風餘俗，（詳見齊太公世家，孟嘗君列傳；）三爲訪問遺老後裔屬員，（詳見樊酈滕灌列傳，刺客列傳，魏世家，衛將軍驃騎列傳；）四爲根據他人親身考察的結果，（

詳見大宛列傳；）他結果深信實地的調查，而不敢輕信古書的記載，俗人的傳說，有時必先親到有關係的地方親訪有關係的人們，親察有關係的遺蹟遺風，如對於淮陰侯孟嘗君一類的研究便是。研究近代而無正確記載的人物，實最適用此種方法。在司馬遷之後，用司馬遷之法者，有清初顧炎武：「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相合，即發書而對勘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北遊齊魯燕趙，西入關中，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碑碣，自是聞見益廣，凡所論述，皆上下古今，貫穿精覈，卓然成一家言」（石韞玉撰本傳。）顧祖禹：「舟車所經，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覈異同」（讀史方輿紀要自序。）劉獻廷：「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聞見，而質證其所學。……」（王源居業堂文集劉處士墓表。）「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彙旬不返，歸而以所聞歷告之萬［斯同］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全祖望撰本傳。）

（B）當代的材料　研究與本人同時的社會，既無書本而報紙所載，又不盡合事實，且不完全。也只好親赴都市中的工廠及鄉村中的農家去作實地的調查，把親身的見聞，統計或分析起來，便是極科學的材料。如恩格斯的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與調查工人生活便是一例：「馬氏在當時還是一個書房中的

學者，他的知識是從書本子上得來的；至於實際上的經濟生活，他常是十分隔膜的。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是從實際事實的懷中產生出來的，或者恰因此使馬氏獲得一種特別堅強的印象。」（博文與社會民主黨的原則與要求）『馬氏寫信給恩氏批評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猶說「關於你的書中的主要歷史，下至於最細微之點，自一八四四年以來的發達，都證實了。……重讀你的書，令我驚心往事，惻然傷懷；鋪敍事實，是何等新鮮熱烈；並且勇於預言，而又沒有學者氣味的猶豫。……」』（恩格斯與馬克思書信錄，以上見李季馬克思傳上冊昂格恩。）於此已可見實地考察的有價值了！

附註　李泰棻著方志學第十章第三節，記錄以外的資料之搜集方法，計分地下，現實，口碑，歌謠四種，對於「器物」「調查」方面，論之頗詳。又近閱楊鴻烈著歷史研究法，其第五，第七兩章，亦詳論此項史料的種類及搜集，與本書本節有關。因避重複，恕不引錄，甚盼讀者同時參考。

第八章　選擇分配與社會眼光

一　選擇材料的各種宗旨

這可叫做買貨物似的選擇法。每個雜貨鋪裏，種類非常繁多：有的藏在缸中，有的排在蓋上，有的藏在店後，有的列在門口。一般顧客，一進店便各注意要買的貨物：有的要葷類，有的要葷多於素，有的要素多於葷，有的因要辦酒席，要的種類多；有的只要家常物，要的種類少。雖所嗜好與需要不同；但皆達到目的，滿載而歸。一般著作家，在書叢中選擇材料，亦何獨不然？如荀悅認立典有五志，干寶又爲之解釋，（詳見劉知幾史通書事）這是認凡作史書便要有義例或宗旨的。而繆鳳林在中國通史綱要自序裏，更直認作史即須選擇，選擇便屬主觀，主觀誠「爲修史所必具」，不過要「爲之極慎」罷了。現在把選擇材料的各種宗旨，略述於左：

(1)**保存古董的唯眞（或認眞）主義**　他們以爲：只要是眞事實，都應該完全地把它保存起來；但遇材料太多時，也只好由自己去選擇。選擇的標準，大多數是論影響的大小，統系的正偏，隨正史而轉移，

故這派做得好的，是客觀態度，寬容大量，較為豐富；做得不好的，便不免聾瞽似的被古書所玩弄。以橫的方面說：則只要正統而不要偏系；以縱的方面說：則只顧古鬼而不顧後人，名為客觀，實則最為主觀。就過去史學家而言：只有司馬遷比較能以社會的眼光，作整個社會之史，而不以成敗貴賤……論人。（此點另詳於後）至自班固以後的史家，便漸漸轉變，甚至弄到適得其反了。所以要抱這一類的主義，實很困難。因為要想一切材料都無條件的接受過來，則不論怎樣大的著作，也苦容納不下；如因容納不下而想去選擇，於無法時只好把過去正史作標準。不知過去正史已不能大公無私，而又用自己的眼光再為縮小範圍，於是便不免立在「整個的」「客觀的」反面了。不獨那般正史；就是一切新舊的考據學，抱的也都是保存古董的唯真主義。

(2)**享樂解悶的唯美（或有趣）主義**　這一派大概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隱居山林的隱士，或不問世事的閒人；又一種是居於都市的公子王孫，或浪漫的文人；他們都是就文學情感方面着想的，只要「有趣」「美感」可以「解悶」「消遣」。此如明代的明文奇豔，明文奇賞，快書，廣快書，及其他古來的詩歌詞曲小說純文藝的選集皆是。又如對於史記一書，只看重伯夷列傳，屈原列傳諸篇；對於四史以後，一般正史，只看重新五代史一書。甚至只要欣賞一篇傳記中的一二奇事，如：蘇舜欽豪放，飲酒無算，讀

漢書至張良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與良說「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等處，皆撫案感嘆，滿引一大白。竟把歷史當作下酒物。（詳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二）而後代一般編各種專門史者，也有帶這種眼光去選擇材料的。此種選擇法，好處是最能感動人；但歷史或許多科學，多非可用作解悶消遣之物。必欲用此種選擇法，恐怕往往材料場所裏，終會弄到空手而歸。故除文學，或非文學而和文學接近時，可酌採此法而外；旁的多不適用此法。又其宗旨，本在乎消遣解悶，常會不期然而然的令人由苟安而墮落，由遊世而媚世，既非「眞」，又不「善」，更無可取之處。（我非否認美學或眞正的唯美主義，特此聲明。）

(3)**經世濟民的唯善（或適用）主義**　大概這派和第二派，同的是：都非客觀；異的是：彼爲個人的消極的；此爲社會的積極的。和第一派，同的是：都非個人的；異的是：彼係重視古代死人，此係重視現代生人。古人如丘濬大學衍義補，馮琦經濟類編，及明清各種經世文編一類之書，其選擇材料，多是重在經世濟民的。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通鑑」而又加上「資治」二字，則其目的分明在乎作「治國平天下」之用。如胡三省的序裏說：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而杜佑所纂通典，也自說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此派有的是唯心的，有的是唯物的，故有「道德救國」

「經濟救國」一種種不同的提倡。總而言之：此派的選擇材料，好像是用思想家的態度的，和第一派用史學家的態度去選擇材料相反。但我以為這只是皮毛的分別；其在實際上，至多只有程度上的相差而已。如剛才說的司馬遷，雖是比較用社會眼光去作整個社會的史；但以「治平為天下第一」的吳公，「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所從起，與化蜀地之「蠻夷風」為「好文雅，」至「比齊魯」的文翁（漢書循吏傳）以及「世之顯學儒墨也」的墨子，而還不但不為立傳，而且不為他們多述幾句話。至班固的差等態度，或正統觀念；魏收的「穢史」，南北朝諸史的互相詈毀（魏書列宋齊梁三朝於島夷傳，宋書列北魏於索虜傳）又都趕不上司馬遷。如此看來，一般正史，還不是和春秋一樣？要之，這經世濟民的唯善主義派，選擇得好的，可以把歷史或歷代的思想……等等，和今後的社會打成一片，既根據於既往，又適用於現代，對於人世大有裨益；其不好的，便弄到既非歷史，又不適用，且無趣味的田地。

(4)**調和眞美善的非唯主義**　此派對於眞、美、善各方面，是沒有輕重之分的，妄想把牠們調和起來，心中毫無定見，什麼都可容納。實無可取，不必多述！

以上所述，尚非選擇的標準；讀者如要知道我對於此方面的意見，非再參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五章選擇的方法不可。而李則綱的史學通論第八章新史學與舊史學，也可供參考。

二　中國兩大模範史家的社會眼光——司馬遷與李贄

吾認過去中國史家雖多；但如談到社會眼光，結果却只有二人。例如：(一)司馬遷的史記：(1)把劉邦和項羽二人同列本紀，是成敗平等；(2)把高祖和呂后二人同列本紀，是男女平等；(3)把孔子和魯君等同列世家，是學政平等；(4)老韓孟荀等哲學家，屈賈等文學家，和醫生(扁倉，)滑稽，日者等，在其書中同有地位，是技藝平等；(5)其書有龜策列傳，是人物平等，劉知幾譏其「以物並人，」實非眞知遷者。(二)李贄的藏書：(1)據實際而不重表面：第一，如以東周君西周君和七國並列，總題「九國分爭。」以諸燕，秦，趙，並列北朝；以東晉並列南朝。第二，如稱始皇爲呂秦，以別於以前的嬴秦；稱東晉爲牛氏，以別於西晉的司馬氏。(2)重創始而不重因循：如以惠帝附於高祖，景帝附於文帝；不名胡亥爲帝；唐代不書第一任的高祖，而僅書一太宗皇帝，並把他的子孫附入。(3)成敗正偏平等：如陳勝項羽田橫等與秦皇漢高等並列爲世紀。(4)大臣下卒有名無名平等：如「智謀名臣」一類，以下卒而又無姓名的「廝養卒，」與蘇秦張儀至姚崇李泌等同列。(5)不分華夷：如書北魏文帝宏爲聖主。(6)對於舊說優劣的更正：如古來提及忠將，輒稱關岳，立廟以關爲主，而岳只是配享，此實優劣顚倒。(清陳梓一齋雜著鬼神有命亦云：岳飛忠於關羽而血

食不及之。）李氏特反而進寘於「一大將，」退關於「三賢將，」頗得其眞。(7)反對混爲一談：如古來的人，言及宦官，概以「萬惡」目之，未免是非無別。李氏特反而分爲兩大類，以呂彊張承業等爲大賢，有益於國；以趙高仇士良等爲狠賊悖逆。……(8)推翻數千年來孔聖人道學家的舊眼光舊標準，詳見第八章二節。(三)司馬遷李贄同傾向經濟史觀，此點已另詳於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哲學史學社會科學之原因文中經濟的力量一節。可惜上述遷贄二子的各種精意高見，至今還未被人發現出來(以上係從拙編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學史兩種講義中的「歷史哲學」節出。)

三　新中國通史應側重的方面

吾以爲：新時代的「中國通史，」應力轉變舊史的傾向，如(一)就時間方面而言：應側重近代方面，而勿側重古代方面。(二)就空間方面而言：應側重地方鄉村邊疆國際方面，而勿側重中原都市方面。(三)就組織方面而言：(1)應側重社會方面，而勿側重朝廷貴族方面；(2)應側重民族方面，而勿側重宗法家譜方面；(3)應側重工農方面，而勿側重士商官兵方面。……(四)就問題方面而言：(1)應側重根本(經濟)方面，而勿側重枝葉方面；(2)應側重形下(人生)方面，而勿側重形上方面；(3)應側重創始方面，而

勿側重因襲方面；(4)應側重特色方面，而勿側重平庸方面。……

第九章　批評敍述與客觀態度

一　研究歷史應有的態度

吾已說過：「一切方法和評論敍述，均隨態度而轉移。所以學者，尤其是思想家和歷史家，首要注重態度。關於態度方面請分為二十點而約言之：(1)勿慕名，……(2)勿畏勢，……(3)勿貪利，……(4)勿徇情，……(5)勿故誤，……(6)勿臆說，……(7)勿離題，……(8)勿異擬，……(9)勿當然，……(10)勿灰色，……(11)勿嫉妬，……(12)勿依附，……(13)勿太過，……(14)勿混談，……(15)勿戀舊，……(16)勿執一，……(17)勿相對，……(18)勿顛倒，……(19)勿禁忌，……(20)勿利用。……」詳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六章(二)評論應有的各種態度(五)先研究後信仰與批評。要之吾人研究歷史，最當了解的是：第一，歷史是前進的而不是循環的；反是，便是誤認人類的社會為自然界了。第二，歷史是革命變化的而不是保守不變的；反是，如胡適之說：他自己因為很有歷史癖，所以反對急進。而一般遺老更痛斥革新，而力主頑固；甚至如清末徐桐的話：「甯可亡國，不可變法。」其實這都是誤解歷史的。第三，歷史

是整個民族或社會的，而不是偉人教主或政府的；反是，便如一般編年史，紀事本末史的只注重朝廷；與一般學者的認中國的文明史全是由於出了一個孔子，而不甚注重其他問題。第四，歷史是以經濟爲中心，以其他爲作用的而不是「觀念」「無元」或「多元」的。

二　過去一切的重新估價——理由與原則

新史家對於舊史事，當用新時代的眼光去重新估定其價值：

我認對於過去一切，應該重新估價的理由是：歷史雖然已成過去，但和現在的社會，多少總有關係。因爲古人對於史事的觀察與批判，至少有一部分是適於古而不適於今的。所以我們要用新時代的眼光去重新估定其價值，以免因迷信盲從而發生惡影響；尤其是這號稱「沒有一個國家比得上的敬重歷史主義」(Myers 說)與「以行古道爲最嚴厲的服從的教訓」(Hinsdale 說)的中國裏（請再參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六章二勿戀舊條，）更有重新估定過去價值的必要。

至於應該怎樣估價的原則，最重要的約有下列各點：第一，就社會的各階層而言是有多數與少數之分的，一切都應從大多數人着想。例如在封建社會時代，利於地主的比不上利於農民的；在資本主義

社會時代，利於有產者的比不上利於無產者的。……第二，就社會的各問題而言：也有根本與枝葉之分。例如注重文化問題比不上注重政治問題，注重政治問題又比不上注重經濟問題。反之，便是輕重顛倒。第三，是要觀察其形式與內容的是否一致：與其有名而無實，不如有實而無名。有名無實，其害甚於無實無名。第四，是要注意到解決的方法與態度：例如消極不如積極，妥協不如革命，出世不如入世，倒退不如顯進。……因爲妥協，消極，出世，倒退，……多是等於沒有辦法。現在試根據這些原則，舉幾個要例於左：

（一）當是其所非者：如(1)漢之王莽，呂誠之已在白話本國史論及之。(2)宋代的王小波（詳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一蜀盜之平，）鍾相（詳見朱逷先師的楊么事蹟考證）等，被舊時代看做盜賊；不知其大公無私，正近於今人所稱道的「……鬥爭，」「……革命。」……

（二）當非其所是者：如(1)陶淵明，古來學者皆異口同辭極力贊美其偉大高尚，只有顏元敢說：「淵明品節自高；然野酣放曠之態，終不離晉室人物。」（習齋記餘讀刁文孝用六集三卷評語。）我今更認：（A）其出仕乃爲個人嗜好，而非爲國家民生，如告訴他的親朋道「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聽見，便給他做彭澤令，於是把公田完全令吏種秫，說「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因其妻固請種秔，才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這和阮籍的聽見步兵廚營人善釀，貯酒三百斛，便求做步兵校尉，同是

以政事爲兒戲的。(B)世間一切均可忘懷，如擬挽歌一：「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這種態度，正和阮籍詠懷詩（「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及僞列子楊朱篇所說的相同，當時的政治經濟種族各方面皆極黑暗悽慘，他竟連一首和一般被壓迫者表同情，或描寫社會的詩歌也沒有。比之杜甫白居易等，眞是不啻天淵之別！(C)只能作回復原始社會的空想，（見桃花源記與詩）陶氏不但不能與當時的罪惡社會奮鬥；甚至連想出一條比較可以解決現實社會的法子來也不能。結果「無勇」「畏難」逃人避世，做那個人苟安消遣的迷夢，還不是和老子的「烏托邦」一樣的沒有價値麼？(D)後代詩人多受陶氏的惡影響，如古今一般「隱逸詩」「田園詩」「風月派」「自然派」便是。總而言之：陶氏是個「行尸走肉」式的酒桶，是廢物式的廢頹派，是隱逸的個人主義者，是原始的無政府主義者（如桃花源詩云：「秋收無王稅」「俎豆猶古法」「雖無紀歷誌；」贈羊長史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五柳先生傳云：「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即其明證。）由新眼光看來，適在所謂「偉大高尚」的反面。(2)漢文帝號稱三代下第一賢明君主；其實却是一位「自欺欺人」「有名無實」的昏暴皇帝。例如：(A)屈己事虜——文帝的對匈奴，名爲和親，實則臣事；和親之事，名爲愛民不戰，實則縱敵殺人。如：「文帝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比，頻也。）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

略多至萬餘人。」（漢書五行志，請再參看史記匈奴列傳。）賈誼上疏說：「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甚爲執事者羞之！」（漢書賈誼傳）陳忠也說：「太宗（文帝）屈供奉之恥」（後漢書西域傳）陳仁子更說：「帝之和匈奴，何其仁而不悟也！……六年冒頓死，常請和親矣，至十一年而有狄道之寇；後元二年，亦和親矣，至六年而有雲中之寇；是和未嘗可恃也，矧帝之時，灌嬰可將也，南北可軍也，三表五餌可備也，孰至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者？而帝一切以和親爲常，此固賈誼所以痛哭流涕於斯也！」如要藉口內有諸侯之憂，勢不許對外，何以於匈奴的殺一都尉，卽震怒欲親征？匈奴殺一都尉，原屬小事，尙欲不顧一切去親征；而對於多次入占極多之地，入殺極多之民，如此大事，却反而不肯抵抗，這眞是胡塗到極點了！崔敦禮雖欲代文帝辯護，終亦不能自圓其說（詳見宮教集文帝論。）（B）昏愚迷信——文帝因夢見「黃頭郎」而尊幸鄧通，因信「星氣」而幸趙談，公孫臣陳五行之事而召爲博士，趙垣平「以望氣見」而親郊見五帝廟，因新垣平詐令人獻玉杯而「始更爲元年；」召見久別的賈誼，不問民政而問鬼事；大臣誅諸呂迎他，他竟狐疑不聽活人（宋昌）的忠言，而聽死物（龜）的「卜」，甚至以「天王」爲「諸

侯王，」連那封建羣人（孔子）作的「帝王須知」（春秋）也未一閱。（詳見文帝紀，佞幸傳，賈誼傳；及丘濬余有丁之論。）（C）免除田租而不改革田制——社會政治道德教育一切的基礎皆在經濟；而封建時代經濟的中心，尤在土地。文帝既號稱「仁者，」常常說農爲天下之大本，很憐憫農夫及窮困者的痛苦，爲什麼對於「仁者」「重農」唯一要件的土地問題，却絲毫不加以注意？據董仲舒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可知當時有產的大地主，和無產的農民兩種階級，還是相差很遠；而文帝不思均產，而要免租稅。殊不知管田者本應出租稅，現在除田租，便是免除管田者的租；管田者既免出租，自然可以從此更富了。而在無田者，本來就無須出租稅，何待於文帝之下令免出？是半點的利益也沒有受到；而且由於富者因免田租而更富，則一般貧者自然要被更重的壓迫，更無望由下層翻身來與富者爭平等。由此看來，文帝此種免租政策，簡直是要使富者愈富，富者大受其賜；貧者愈貧，貧者大受其虧。名爲仁政，實則虐法。名爲救貧，實則助富。此點在東漢的荀悅，已有見及。（D）眞虐僞仁——這方面，可分爲三點：第一，是以死刑代肉刑——如崔寔直認：「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詳見後漢書本傳政論）漢書刑

法志也說：「除肉刑者，……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惡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至也。」鍾繇也說：「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詳見三國志本傳。）這種「非徒不輕，而又重之」的辦法，簡直可以說是「以死刑代肉刑。」第二，是除收帑諸相坐律令，而不除夷三族之誅。——如新垣平因見文帝信任公孫臣，自己也來進說，文帝結果也信任他，至因「得玉杯」而「更爲元年」及「事覺」便「夷三族。」文帝不恠自己，而用意氣去殺新垣平；新垣平被誅也就夠了，還要夷其三族。這事適足以見文帝的「無見識」「極殘暴。」文帝不是號稱「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重絕人之世，……德厚侔天地」（本紀）的麼？而今爲什麼還有「夷三族」的處分？既然夷及三族，便是「罪人必孥，」「必誅無罪」了！既然「罪人必孥，」「必誅無罪，」尙有什麼「重絕人之世，德厚侔天地」的可說？而其所謂「除誹謗，去肉刑，」也就不足道了！名善寔惡，得小失大。這就是所謂三代下第一仁君的黑幕。第三，立輕法而行重罰——文帝所定之法，所以輕些，爲的是要博得仁寬之美名；而其心則殘忍暴虐無比。當時之法，犯蹕者只當罰金；而文帝却要越法而殺之。盜廟物只當棄市；而文帝却要越法而族之。文帝此類刑法，本來已是很嚴峻的了；但他心猶未足，定要族誅而後快。自定其法而不照法去辦，這眞十足表現出他是一個最不講理不慈悲不忠實的皇帝。(E)眞奢僞儉——第一，是對於倖幸的奢侈，如「鄧

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閒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上曰能富通者我。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滿天下，其富如此！」（詳見佞幸傳本傳）第二，是對於宮室的奢侈，如「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應劭風俗通卷二。）第三，是對於陵園的奢侈，如晉時「三秦人數千家盜發漢霸陵，多獲珍玉，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以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即其陵墓費用占賦貢三分之一，詳見晉書本傳；而漢書張湯傳亦可參看。）文帝對待佞幸與營造自己的宮室陵園，既皆富厚奢侈到此地步；而當時及後世反贊美他的儉樸，這眞是再滑稽也沒有了！所謂賢昏儉奢的分別，原來是在乎名，而不在乎實的。（F）賞罰不公——從私情而不從公道——第一，是不賞大功，如誅諸呂以朱虛侯東牟侯（？）兄弟的功最大，而文帝竟「絀其大功」（董份語）。「亦不廣矣」（楊維楨語，）「是自啓亂階也」（王維禎語）！後來朱虛侯的死，與東牟侯的反，都是文帝抑絀元勳有以致之。如二人「自以失職奪功」一語，即其明證（詳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如諸呂不被誅，連漢也沒有了，還有皇帝可做麼？所以文帝如非輕視亡國亡家，也未免太「飲水而不思源」了！第二，是不罰大罪，如張麗祥說：「有大過如景帝爲太子，以博局殺吳王子，而不問，釀成吳亂。使廢太子

而議其師傅，諸侯之子莫不戒懼怵息，弗敢驕縱，異時七國之亂，可以不作也」（漢文帝論。）（G）不知用人——第一，是喜用奸宦，如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信之。……」（詳見史記匈奴列傳。）結果增加匈奴的強硬，弄到國家危急，人民痛苦，眞是「咎由自取」。此外如宦者趙談，北宮伯子等，也是文帝的「寵臣」（詳見佞幸列傳。）第二，是不用賢才，如賈誼是文帝時的第一個賢才，關於律令政制，……「皆自賈生發之。」「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賈生以謫去，意不自得，哭泣，死時年三十三」（詳見本列傳。）以這樣大才遠識的人，而給他謫死，既不能用賢人，怎樣算得是賢君？總而言之：文帝的行政與做人，做奴隸有餘，做領袖不足；於治標爲優，於治本爲劣；長於苟安，短於進取；只有小惠，而無大德；毫無武功，極不忠實，殊少特識，不能制作。只是過渡或維持現狀的君主；根本談不上大道至治。明王漸逵說：「禮樂未遑之對，卑之無甚高論之言，其規模局隘，氣象委靡，卒使古帝王經世之迹，不復見於今。是有保天下之心，而無高天下之識者也！」（乞陳愚見疏，見嶺南文獻。）而張履祥也說：「觀於漢文帝，知徒善不足以爲政」（備忘一。）至其毫無見識，事事隨人言而轉移，以致弄到自相矛盾，宋王楙的文帝輕信最有見及。（野客叢書卷十四）而其實行德化，實也有缺點，如孔

文仲的文帝論所批評。（三孔清江文集卷二）文帝更和武帝同樣的注重法治，而且都比不上秦始皇的寬大公正，詳見章炳麟的秦政紀。我要使學者注意的，是三代以前無可考信；所謂堯舜禹湯文武成康，大半是傳說的，而非事實的。東周秦漢以來，才有信史。號稱三代下第一賢主的漢文帝，尚且如此有名無實；至於其餘的聖祖仁宗，我們更可一想而知了！現在可以斷言，凡是皇帝，或後代變相的皇帝，根本就不是好東西；不但不是好東西，甚至比那般桀紂幽厲還要來得陰險！因爲一般聖祖仁宗，專門用手段，他雖毒害人民，人民却會反而去恭維他，實愈壞而名愈高。至於一般昏君暴主，却老老實實的幹下去，他的心肝和行動都是一致的，有時只有小壞，給人民看見，便極力宣傳，說他是元凶；原只有小惡，而被傳爲大惡；實只有小過，而被名爲大過；這實在未免太冤枉了！易坤說得好：「爲禍民生，至深且久者，莫非聖祖仁宗」！（帝王春秋）子貢也懂得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不但「天下無是非，」而且「天下是非多顛倒」！願讀史與閱報者，能多多注意及此！（關於漢文帝一節，係從拙編中國通史補充講義中節出要點。）其餘詳見後面(三)打破史統的錯誤觀念——春秋筆法的眞面目，與第十章讀史的要訣。

過去學者，對於歷史的批評標準，主張根本改變以適應時代的，首推明李贄，他很有膽識的說：「前三代，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夫子之是非爲

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也，則善矣！」（藏書衡鑑紀傳總目論）而淸淩廷堪，也頗有意於此，如說：「史以載治亂，學者資考究。胡爲攀麟經，師心失所守。拘拘論正統，脫口即紕繆。」也像很有膽識；但其下文，接着便認北魏「定中夏」有「授受」；南朝「等禽獸」「無一可」，應該帝金而臣宋（以上詳見校禮堂詩集學古詩）是秦檜史浩而非李綱胡銓，深惜金元的不速滅宋，極佩范長生陳元達張賓王猛與慕容恪苻融諸人。（以上詳見其文集，讀宋史，書宋史浩傳後，書金史太宗紀後，書元史陳祖仁傳後，十六國名臣序贊及補贊。）這就主觀與情感方面來看，固未免太沒有民族國家的觀念；就客觀與理智方面來看，也未免有點「片面」「偏袒」「太過」「失實」了！所以李淩二人，不可混爲一談：前者範圍廣大，後者限於民族。前者多是而少非，後者多失而少得。……這是我們所宜辨別的！

三　史統觀念的急需打破——春秋筆法的眞面目

中國學者，有一個獨占的野心。表現於思想上者，如孟子，揚雄，韓愈，程頤，朱熹，王蘋（王著作文集傳道支派，）吳澄，陳獻章，熊賜履（學統一書內分正統，翼統，附統，雜學，雜說，異統等）魏裔介（聖學知統

錄，知統翼錄等書）張伯行（詳見杭世駿著道古堂集張尚書傳，）陸隴其（三魚堂文集答李子喬書，松陽鈔存下，松陽講義卷一）……那般人的道統說；表現於文學上者，如姚鼐曾國藩的由劉大櫆方苞而歸有光而歐陽修而韓愈而司馬遷而諸子到左傳六經的桐城派文統說；明朱右亦作文統一文（朱伯賢白雲集）認由六經思孟而賈董劉向揚馬遷固而韓愈到歐陽修，「文統於是乎有在。」（姜書閣著桐城文派評述一書亦可參看。）而在歷史上，也有所謂君位的治統說（即正統說）與史家的史統說：

前者，如同一秦，「史遷次於周正，班固列於閏位。」（陳會合著通史敍例書法）同一三國，陳壽三國志，司馬光資治通鑑皆紀曹魏而傳蜀漢；習鑿齒漢晉春秋，朱熹通鑑綱目皆帝蜀漢而臣曹魏。又如「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曰索虜，北謂南曰島夷。」（通鑑魏紀文帝二年。）甚至如明王洙宋史質的欲以明繼宋，不但遼金兩朝都列於外國；就是元一代年號，也完全刪去，竟以明太祖的祖先代替元諸帝；並且於瀛國公降元以後，歲歲書帝在某地。這麼一來，歷史事實便被抹殺了！此說比之魏收的魏書，以元魏承西晉（魏孝文太和十六年李彪崔光等已有此種主張，見通鑑齊紀三，）北齊承魏，認拓拔族出自黃帝，而於吳蜀，十六國，江左，反視同蠕蠕（即柔然）等北狄，一概斥為僭盜。和凌廷

堪的偏袒十六國，北朝，金，元，而過斥南朝，宋，明（已詳上節，）自不失爲最富於民族觀念者；但就史家的客觀態度看來，王淩二人，却同是成見太深，而非以治史爲目的者。袁枚說得好：「或曰正，或曰不正，或曰統，或曰非統，果有定歟？無定歟？唐以前，作史者時而三國則三國之，時而南北則南北之，……其說簡，其議公，論者亦無異詞。自正統之說生，而人不能無惑，試問以篡弑得國者爲不正，是開闢以來，惟唐虞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以誅無道者爲正，則三代以下，又惟漢高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此說之必窮者也。……廢正統之說，而後作史之義明」（詳見策秀才文其四。）『正統論始於宋元，如歐公楊鐵厓諸人瀾翻千言，互相爭論，又有「有正無統，」「有統無正」之說。不知古帝王無正統之說，……本朝儲同人作論七篇，一掃而空之，殊快人意！』（詳見隨園隨筆卷四，以上請再參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五章三）而陳鼎忠曾運乾也說：「夫正者中而不偏之謂也，統者承而不絕之謂也。天下之偏與絕也多矣，而論者必欲繩而直之，矩而方之。重正者，則謂絕可爲統，因是而奪五季之統，奪五季則不得不奪宋齊梁陳，奪宋齊梁陳則不得不奪秦晉隋，奪秦晉隋又不得不奪宋，由是自宋以前，獨得漢唐爲正統，而唐受於隋，無異周禪於宋，二者又去其一。至元清之當黜，無俟言也。重統者，則又謂偏可謂中，故亟予秦晉隋，由秦晉隋推之於宋齊梁陳，廣之及五季元清，循是而伸之，即新莽亦弗當絕也。正伸則統屈，統存則正亡，名與實違，莫此

爲甚。」……（通史敍例書法）

後者，如孔子的春秋，第一，是包辦而非公道：如他由「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論語）的私念，而有春秋的「爲親者諱」，「內魯國而外他國，內中國而外四夷」的筆法，所以只書他國的「淫」「弒」不法非禮事件，而不書魯國的「淫」「弒」不法非禮事件；還有什麼「爲尊者諱」「爲賢者諱。」不知不論何人，作惡即不足尊，有過便失其賢。越發爲君上隱瞞，越發獎勵君上作惡；越發爲賢人隱瞞，越發獎勵賢人有過。他雖名爲褒善貶惡；而實却只是貶賤者愚者疏者之惡。至於尊者賢者親者，不但不少加貶斥，反而極盡「優容」「袒護」之能事。換言之：卽作惡是尊者賢者親者的特別權利，尊者賢者親者包辦「見褒」，爲善是賤者愚者疏者的特別義務，賤者愚者疏者包辦「被貶。」這部春秋，實等於封建社會時代的封建法院法律和古人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與今人所說「法律是富人貴人的護身符，」正是同一用意。古來學者，全未見及此，所以信古者，旣贊美春秋之正義與效用；疑古者，亦猜想孔子不致有三諱之說（如胡適之衛聚賢之說，另詳篇末。）其實二者，都是不明事理的。第二，是臆造而非實錄：如弒君者實是趙穿；而春秋却改爲趙盾。周天子實是被晉文公之召；而春秋却改爲自動出狩於河陽……等類。第三，是禮教而非人理：以男子中心社會的立場，極力獎勵女人的因愚貞而慘

死，如「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而認「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襄三十年五月穀梁傳，並參看同上七月公羊傳。）春秋全書共只萬餘字而單記伯姬已有十餘條。在孔子的用意，是要使天下後世所有女子，都像伯姬的愚貞，不知「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這眞如所謂「慘無人理」「人之無良」了！第四，是神權而非民權：如春秋的到處記載災異，以警戒君臣，再由左傳到春秋繁露，遂變成漢朝的災異說。西漢的司馬遷，在史記自序裏，極力闡明春秋的筆法，竟認由周公到孔子，由孔子到他自己，各距離五百歲。他是頭一個以傳孔子的史統自居的；而且模倣孔子作春秋的絕筆於「西狩獲麟」而把史記的本紀也止於武帝的至雍獲麟。自此以後，作史者總多少要帶着春秋的色彩，如隋王通的元經，（晁公武陳振孫均疑爲宋阮逸僞託）宋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朱熹等的通鑑綱目，明陳桱的通鑑續編（此書名爲「續通鑑」，實則「續綱目」。）商輅等的通鑑綱目續編，張自勳的綱目續麟（此書以孔子春秋之法，糾正綱目義例之謬。）清乾隆敕撰的通鑑綱目三編。……除史記，新五代史外，其餘皆「掛羊頭，賣狗肉」以史實爲手段，以筆法爲目的，結果都弄到事實方面，既眞假不分；而在理論方面，又善惡無別；不免「兩失」。（反之，實錄直書，善惡自見，便是「兩得」。）

直到批評史法最爲精采的章學誠和編著通史最有見解的夏曾佑（中等歷史教科書卽中國古代史），還是極力贊美孔子與春秋。（以此點而論，唐之劉知幾實高於章學誠，明之李贄實高於夏曾佑。）

末了，對於上述，應該加以補充而請學者留心的，就是我們的觀察古人古書，要特別認眞而不要隨便寬恕。例如以章學誠的認眞，尙且要寬恕孔子。前者如章學誠對於三國帝臣的古來爭論，竟似是而非的判決道：「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文史通義文德。）倘思按：章氏此說，實不正確。第一，必如所云，所謂有史德與無史德，豈不毫無分別？無史德旣可原諒，有史德自不足多。這麼一來，章氏又何必大談史德？第二，此說如非故意爲司馬光辯護，亦係偏重演繹法之誤。今試舉一要例以證明之！如蘇洵不是和司馬光同一個時代麼？何以也敢不以陳壽的紀

魏而傳吳蜀爲然呢？他的評四史之失道：「陳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見蘇文集及王植權衡一書史鑑引）假使章氏看到蘇氏此論，恐怕也會無辭以對，或將前說聲明作廢了！後者如胡適之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裏說：「只可惜春秋一書，有許多自相矛盾的書法，如魯國幾次弒君，却不敢直書，於是後人便生出許多「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等等文過的話，便把春秋的書法弄得沒有價值了！這種矛盾之處，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後來被「權門」干涉，方纔改了的。我想當日孔子那樣稱贊晉國的董狐，豈有破壞自己的書法？但我這話也沒有旁的證據，只可算一種假設的猜想罷了！」殊不知清初顧奎光撰然疑錄，也力駁公羊傳「爲尊者諱」之文已經紀昀否認的說「是證父攘羊之直，非聖人之義也。」這裏所說的孔子反對「證父攘羊之直，」明明見於被胡氏認爲眞書而足以代表孔子思想的論語，胡氏旣明知自己的話「沒有旁的證據，」不知爲什麼還要作那「一種假設的猜想？」而衛聚賢在古史研究第一編裏，且直認春秋筆法無褒貶，而舉「隱桓莊僖非孔子當身的時代無褒貶，晉楚齊秦非孔子當身的本國無褒貶」二條以說明之，這說更不足信了！

章學誠說：「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德者何謂？著書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文史通義史德）又說：「古人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同上文德）這是認不論史家與文人，皆應具有才學識德四個條件的。惟章氏認古來「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却未免妄自誇大而不合事實，如明胡應麟史書佔畢內篇早就說過：「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也。」這裏的公心，便是章氏所說的史德。足見明認作史應具四長，並非始於章氏。而王楨權衡一書稽古史鑑且謂：元揭徯斯論作史曰「必得有學識，有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乃克爲之。」「心術正」即胡氏所說的「公心，」是所謂史的四長，遠在揭氏已頗有見及了！想不到梁任公師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仍誤信章學誠之說，謂「劉子元說史家應有三長，章實齋添上一個史德，並爲四長。」

學者著書，當然要具有識德學才四個條件；但如不能具備，又要以那一個條件爲先呢？這在古來學者，持論頗不一致。大概普通人，多主張德最爲重要。但也有主張學最重要者，如王源說：「使有才識而無學，猶棟梁榱桷甓石之材漫無庀，而欲造千門萬戶之阿房未央淩雲通天承露之金莖，即般輸曷濟？蓋學者史之本，才識者史之用。學者徵其實，才識者運於虛。扶搖羊角，虛也；使非有垂天之翼，數千里之背，又孰以之九萬里而南乎？」（詳見居業堂文集萬季野補晉書五表序）也有主張才最重要者，如袁枚說：「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爲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尚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蔣心餘藏園詩序。）「天下事何一非才所爲？忠於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於親，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答和觀察書。）不過由我看來，還是要算「識」最爲重要。晁說之說得好：「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沿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晁氏客話）李贄也說：「不智故不仁，故無勇，無智實爲之先矣！」（李氏焚書復耿侗老書）王韜也說：「有智則仁非僞，義非激，禮非詐，信非恐。……智也者，洞徹無垠，物來畢照；虛靈不昧，運用如神，其識足以測宇宙之廣，其見足以燭古

今之變，故四者皆賴智相輔而行，苟無以濟之，猶洪鑪之無薪火，巨舟之無舟楫也，安能行之哉？」（汲園文錄外編智說）就是前面力主「學最重要」的王源，終也信先儒「識見爲先」之說，而認「監別之識，」是「君子所首務。」（詳見同前，與董自先書。）袁枚所說「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其所謂才，實亦指識。「識」既然最爲重要也是最難能的。如李贄說「才與胆，皆因識見而後充者也。空有其才而無其胆，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故天下唯識爲難。」（李氏文集二十分識）屠隆也說「搜羅古今，囊括千載，可以言學矣；而長於積聚，短於翦裁，才不足也。馳騁下上，颷發雷擊，可以言才矣；而是非或謬，持論靡當，識不足也。……然則三長之中，識其最難乎！學成於人，才與識得之天授者也」（鴻苞三長。）但識可造，蓋在「全出於人的學」與「全出於天的才」之間如魏禧說「作大事人，要三資具備：曰識，曰才，曰力。無識不足料變，無力不足持久，無才不足御眾。……識字尤是第一緊要。……造識之道有三：曰見聞，曰揣摩，曰閱歷。見聞者，讀古人書，聽老成人語，及博聞四方之故是也。譬如翦花，花樣多，翦得快；譬如醫藥，藥方多，醫得穩。揣摩者，無是事不妨作未然之想；事已往，不妨作更端之慮。在己者，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是也；在人者，不徇古今是非利害之迹，必實推求其所以然，使洞然於前中邊之理，或事已是，而有更是，有未盡是，有覺非是者；或事已非，而有更非，有未盡非，有覺

非非者是也。閱歷者所謂局外之人，不知局內之事；局內之人，不知局中之情是也。天下事變不特無常法可守，並有非常理可推，故見聞揣摩之功五；閱歷之功十」（叔子文集日錄裏言。）而朱一新也說：「識生於天而成於人，是以君子貴學。學以愈愚；學而無識，則愈學愈愚，雖考據精博，顓門名家，仍無益也。識何以長？在乎平心靜氣以讀書，一卷之書終身紬繹不盡，返之於身，驗之於事，而學識由此精焉。」要之，無識而有德，其德終多是僞德，（即以「非德」「不德」爲「德」）無識而有學，其學多是俗學；無識而有才，其才多是禍才。「才」「學」「德」一切，多根本於「識」；照理來說也要建築在「識」的上面。除「識」之外，纔算「德」與「學」；當然「識」也要由「學」而來；但也有有「學」而無「識」者。無「識」之「學」，不如不學。所以「識」與「學」並不是完全合一的。至於「德」，正猶醫者；雖有醫術，明知其症；苟無醫術，忍視其死，豈不「有等於無？」所以「德」也是很重要的（吾十餘年前曾主張「德最要說，」與今略異。）而「才」似乎當居末位。

現在試就上述四個條件，提出幾個史家或文人以作代表：（一）古來最有史識文識者，首推：司馬遷，李贄，（均已另詳於前，）及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王夫之；……而近人易坤的帝王春秋，亦頗可觀。反之，如班固的易通古爲斷代，伸漢高屈羽莽，貴文學賤他技，宗儒家抑諸子；……韓愈的主張「臣不能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會稱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便是無識之例了。(二)古來最有史德文德者：(1)不畏勢者，有：董狐，齊太史兄弟，南史氏，司馬遷，韋昭，崔浩，習鑿齒，孫盛，王劭，宋孝王，吳均，吳兢……等；畏勢者有：揚雄，班固，陳壽，王隱，袁宏，司馬光，歐陽修……等。(2)不貪利者，有：揚雄，范縝，韋貫之，穆脩，胡長孺，虞集，宋濂……等。貪利者，有：班固，蔡邕，陳壽，王沈，董統，魏收，李邕，韓愈，唐寅，廖平……等。(以上多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六章二1 2 3等節，及中國學術大綱第三編第五章。)(三)古來最有史學者，首推：顧炎武，黃宗羲，錢大昕，趙翼，俞正燮(多已另詳於前)……等。(四)古來最有史才者，首推：左丘明，司馬遷，司馬光，及班固，范曄，鄭樵……等。古來史家只有司馬遷長於德才而兼有識學；其次如李贄章學誠等以有識德而兼學，范曄等以有才德而兼學，鄭樵等以有識而兼才。班固司馬光等以有才而兼學。顧炎武錢大昕等以有學而兼德。至於韓愈歐陽修等，則為有才(此多指美文)而無他長者。

以上所述，尚須加以說明的，就是所謂史識，多指特識高見；所謂史學，多指博學多聞；所謂史才，多指長才美文；所謂史德，多指忠實信用。而此忠實信用，範圍極為廣大，如對於國族的中外，地位的上下，事業的成敗，禮法的正邪，學術的人己，文章的美樸……各方面，都要以理智事實為重，而不可涉及情感意見。

所以不但像孔子朱熹那般禮教家的寓禮法於歷史，以歷史爲禮法的手段，以禮法爲歷史的目的，很沒有史德（已詳第八章三）；就是如歐陽修那般古文家的寓美文於史實，以掉文爲修史的目的，以修史爲掉文的手段，（陳援庵師於十餘年前也告訴我道：「歐陽修是個文人，簡直配不上撰史。」詳見拙編中國學術大綱第二編中國文學第四章第一節史學的文學，）也還是沒有史德。中國古來號稱有史德者，多就不畏勢不貪利二者而言；至於國家民族的因中外而異視，革命事業的因成敗而異述，禮法教義的因正邪而異載，學術文化的因人己而異評，文字辭章的因美樸而異寫，……却多未知注意及之。尊內卑外，如史記等書的極力描寫匈奴各外族的短處；成王敗寇，如漢書的描寫王莽的短處，後漢書的不爲更始立傳；詳正略邪，如以元的「腥穢雜揉」（淫亂醜惡之事，）「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以清朝太后下嫁的大事，而東華錄絕不提及。是己非人，如班固以後正史的自以尊儒家貶諸子與佛教爲是；捨樸求美，如范甯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韓愈說：「左氏浮誇。」……（可略參看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讀史的要訣

吾所說的要訣，一般讀過去的史書者，固應知道；而讀目前的報章者，亦非知道不可。又不知慎重讀史者即談不上作史，故欲作史者亦須從慎重讀史始。

除了「因果的互察」「人物的互察」二者，極爲重要，已另詳於第四章以外，現在再就其他比較容易被普通人所忽略的地方，提出若干要點，論述於左：

一 古今的互察

王充說得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詳見論衡謝短篇。）可見古今二者，非互通不可。現分兩點，略述於左：

(1)古今相關方面 以秦的極端反古，而其以吏爲師之制，仍出於古。以民國之極端排斥封建的清，而今之田賦保甲考試一類制度，仍多同於封建的清。馬端臨說：「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

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通考自序。）其實，典章經制，固多所本；理亂與衰，亦非盡殊。例如：晉之得國雖異乎漢，卻同於曹魏；唐之喪邦，雖殊乎隋，却近於東漢。他如五胡遼金元的相效侵略，五代南北朝的相效篡弒，朱元璋的起義同乎劉邦，周武王的征誅同乎商湯。開國者多只顧及武功，如周之武王，漢之高祖，唐之高祖，明之二祖，清之順治；繼體者才能顧及文治，如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唐之太高諸宗，明之仁宣孝，清之康雍乾。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乃側重「理亂興衰」之史，而神宗賜以「資治」之名，是古人已有見及此點了。要之，理亂興衰的相因，多是距離的；典章經制的相因，多是連接的。前者難見，後者易知。

(2)古今不同方面　世間一切，既不是一成不變；古今之事，自不能一概以論。例如一般普通人，認中國的永遠不致滅亡，常以「現今的東西列強等於從前的元清兩族」爲理由。不知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是要文化武力二者都很優越的。如元清二族因武力的優越而入主中華，中華也以文化的優越而逐走元清，雙方的進退，都只是偏勝。而今世界列強，已非元清可比：文化武力二者皆勝於我，豈可不起戒心，力圖自強？換言之：古代外族的侵略，除明的軍事政治之侵略外，並無暗的經濟文化之侵略。現代外族則不然：或只需作暗的經濟文化之侵略，就等於亡人國家，而用不着再作明的軍事政治之侵略；或以暗的

經濟文化之侵略為明的軍事政治侵略之基礎。所以古代的亡國，只是被征服了一部分；現代一亡國，便要完全被征服了。此今異於古，不可不察者，一也。近年又有「食古不化」的少數學人，妄倡「中國衰弱，純由於不知擇都」之說，認關中為我民族的發祥地，凡都於彼者無不強大，如西周秦漢隋唐等。此更不值一笑！就武力而論，古代係人力戰爭，現代係科學戰爭。人力戰爭時代，雖頗賴地勢險要；科學戰爭時代，卻多賴武器精良。此輩人士，殆即王充所譏的「陸沉」，如信其說，必為所誤。為今之計，宜從事科學國防，與努力於文化政治經濟的改革，各方並進，方可無虞。此今異於古，不可不察者，二也。過去是外族華化的，如北魏滿清等；現代是華族西化的，自個人至國家，自精神至物質，無不到處表現着。又如日本也由從前的華化，變成近代的西化。此今異於古，不可不察者三也。吾華過去，並未亡過。因為不但同一漢族的易代，只是一家一姓的興亡；就是五胡遼金元清一切外族，也算是中華五族內的自家人。到了近百年來，才大不同：所有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無一不在中華各族之外。此今異於古，不可不察者，四也。當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張作霖及其他守舊派，在北平發出極樂觀的論調道：「北人尚武，南人尚文，故古來帝王皆出北方；謂此次南人北伐能勝利者，便是不懂得中國歷史的。」不知在百年前的中國，固然如此；近百年來，卻漸轉變：太平天國戰爭時代，已啓其端；（雙方的將領軍隊，多屬南人。）到了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遂定

其局此今異於古，不可不察者，五也。古人之謙讓，與今人之爭奪，乃由於權利日大，而非由於世風日下。如唐虞之人不爲帝王，在不盡義務；周末之人爭爲縣令，在欲享權利（詳見韓非子五蠹）此今異於古，不可不察者，六也……

二　中外的互察

(1)中外相關方面　就近代而論，橫的中外關係，比縱的古今關係來得密切（參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三章二2。）所以所謂中國史事與外國史事，只能作主客詳略之分，不可如幽明人鬼之異。例如歐洲近代的文明，促成日本的維新；日本維新的成功，促成中國的革命。蘇聯外長李維諾夫說：「和平是整個而不可分割的。」可知現今世界，雖國家林立，西東遠隔；但彼此之間，却是息息相關的。只有張伯倫達拉第和美國的孤立派，不明此點，坐視法西國家互相響應，得寸進尺，弄到自食其報，連欲謀得一時一隅的苟安亦終不可得。又在閉關自守的古代，亦非中外全無關係。如從北匈奴的西走，到日爾曼族的遷移，係東高峙(Goths)人儸芬族(Fins)勢力而西下，芬族又由於儸北匈奴勢力而西下，北匈奴更由於被東漢竇憲北伐而西走，便是顯例。又如柯劭忞撰新元史，因不知參考有關係的西史，而感材料缺乏，

終爲李思純所指摘（詳見李著元史學）梁任公師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對於和外國有關之事，亦不免誤述，致爲日本史家桑原騭藏所譏笑（詳見甲寅雜誌第一卷三十四號孤桐雜誌）

(2)中外不同方面　自清末以來，一般學者對於西方的政教科學風俗……各方面，皆與中國混爲一談。主張西洋近代文明本於中國古代者如陳熾謂「摩西者，墨翟之轉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事也。……經說上下爲光學重學之宗，句讀旁行乃西語西文之祖。……蓋墨氏見距於聖門，轉徙遷流而入西域，其抱器長往者，遂挾中國之典章文物以俱行也。」王闓運以耶穌的十字架爲矩，矩即墨家的巨子，遂斷定墨子爲耶穌。（以上參看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第十篇。）王之春認泰西旁行之字本於中國古代之佉盧，天文曆算本蓋天宣夜之術，（周髀經，春秋元命苞，）化學重學光學本於墨子，亢倉子爲汽學之祖，禮經爲電汽之祖，機器兵法皆本於墨子等。湘東山精舍章程認西學之精莫非原本中國；如立教源於墨子，通商練兵之法本乎管子。（以上詳見拙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結論。）康有爲認「子見南子」爲孔子早行西俗男女社交公開的文明禮（尚有他例，請參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六章二12節。）陳鼎忠曾運乾更謂「清季無學，國政不綱，浮謬之士，厭惡國聞，頌揚遠西。……不知遠西諸邦，有工藝而無政學，學固周秦諸子之唾餘，政尤封建諸代之故步。……蓋西極開化較晚，故滯於共主而未進於郡縣（唯普法

二國，似有國家組織，）其政制芻靠三代，而不能幾及秦漢。……今輕詆舊制，頌言西法，避復古之惡聲，假維新之大號，……愚者駭爲遠引異聞，識者嗤其高談皇古矣！……」（詳見通史敍例詳略大旨）反之，主張中國古代文明來自西方者：如章太炎及其他中外學者，多認中國文明由西方來。（詳見章著檢論卷一序種姓，及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前論第二章。）胡懷琛認墨子來自印度，墨印教義相同。（見衛編古史研究。）這些論調，多是由於隨便附會，而不嚴密考察的。

三　名實的互察

如以地域而論，都邑之人多名高實低；遠方之人多名低實高。以職業而論，農工各界，多有實無名；政學各界，多有名無實。以地位而論，居上之人，多名高實低；居下之人，多名低實高。以德行而論，原憲有實無名；子貢有名無實。以思想而論，柳宗元實高名低；韓愈實低名高。以學問而論，陳夢雷有實無名；李光地有名無實。……古來史家，修史立傳，多只問其名的大小，而不考其實的高下，此殊有背於「史爲宇宙公器」之義。古人如李翺，陳櫟，陳洪綬，華淑，尚鎔，胡承諾，方苞等已有見及此。（詳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六章四(1)名聲影響非盡合理。）

不但個人如此；就是國家社會，亦何獨不然？如梁任公師說：「無其實而尸其名，君子曰不祥，而狂愚鶩焉！天下鶩名之民，則未有過今日之中國者也！英人以守舊聞天下，我亦以守舊聞天下，彼舊其名而新其實，我舊其實而新其名。今英之王，……內閣，……國會，……乃至一切法制禮俗，實質日日蛻變，轉瞬陳迹；而千百年前之名，抱守勿棄也。我則反是：實莫或察而惟名之斷斷。……忽焉榜於國門曰立憲，國遂爲立憲國，民遂爲立憲國民也。忽焉榜於國門曰共和，國遂爲共和國，民遂爲共和國民也。門以內勿問也，而日以所榜自豪。人所有者，我勿容無有也。……朝弗善也，易以府；諭勿善也，易以令；軍機處弗善也，易以祕書廳；內閣弗善也，易以國務院；尙侍弗善也，易以總次長；督撫弗善也，易以都督；鎭協弗善也，易以師旅；爵秩弗善也，易以勳位；大人老爺弗善也，易以先生。……曩者共指爲萬惡之藪者，一易其稱而衆善歸焉。……狙公賦芧，朝三暮四，名實未虧，喜怒爲用；我不喜怒於實，而喜怒於名，……嗚呼！」（罪言）按中國前此的不上軌道而少進步，確多病在只知「改名」而不求實，以致「名」愈「改」愈佳，「實」愈去愈遠。

又不但中國如此，就是西洋各國，也有近於梁師所云者：就國體政體而言：例如英意同名爲王國；而實則英爲民主國，意爲獨裁國。法德同名爲民國；而實則法爲民主國，德爲獨裁國。蘇俄一方面與德意同

被世人名爲獨裁國；而實則蘇俄爲促進民主主義世界主義社會主義而獨裁，獨裁是其手段；德意爲保留獨裁主義國家主義資本主義而獨裁，獨裁是其目的。蘇俄另一方面又與英美法同被世人名爲民主國；而實則蘇俄爲代表多數的無產階級權益的民主國，英美法爲代表少數的資產階級權益的民主國。反之：如英美法與意德，名雖有民主與獨裁之分；而實則同屬資本主義的保留者。由是以觀，則英美法等國，只有全民政治之名，而無全民政治之實；其與意德等國稍異者，只是前者在「各有產者的輪流，」如無產者永遠沒有做元首執大權的希望，即其明證。後者在「一有產者的獨占，」如莫希二氏皆係終身包辦，而不容許其他有產者與之輪流，即其明證。換句話說：便是英美法等爲資產階級把持政權，爲舊帝國主義；意德等爲小資產階級把持政權，爲新帝國主義。所以莫希二氏一面要反蘇反共，一面又要打倒英美法，打倒資本主義，莫氏既自認爲一種社會主義，而希氏更自名爲國家社會主義。

四　成敗的互察

(1)成敗的片面宣傳　古來史傳所載成敗兩造之事的不可靠，約有數大原因：第一，是由於成者的片面宣傳，如李慈銘說：「後世史官，……阿其世主，緣飾增加，以快所欲，吾觀楊衒之述趙逸之言曰：晉時

十六國之君，皆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今試由此而推之：朱廢帝之惡，明帝爲之也；明帝蒼梧之惡，齊人爲之也；齊鬱林之惡，齊明帝爲之也；齊明帝東昏之惡，梁人爲之也；北齊高氏之惡，周人爲之也；隋煬帝之惡，唐人爲之也。」（詳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六章二13引）吾人尤當看到的，是敗者方面的著述，多經成者方面的改竄，而失其本來面目。例如明末朱子素著東塘日劄（亦名嘉定縣乙酉紀略，或嘉定屠城記）一書，清朝各種刊本，妄爲改易者，如將「北兵」改爲「大清，」將民族英雄蔣若來於「北兵入南都……遁歸，自殺其妻子，入海依義陽王。」「覗庫存銅銃數十，使人舁之以行，遂由徐家行入海，」改爲「市井無賴……開維揚陷，棄職而逃。」「遂趨庫僅存銅錢數十千，舁之之行，過徐家行大掠。」妄爲增删者，如删外岡婁塘的我方義兵的打了一次勝仗一段，及嘉定縣令錢默「意不在官，人無法紀」等語；增蔣若來大掠「寸縷無遺，貧民哭聲震天」等語。（詳見二十八年一月五日申報楊寬正關於嘉定屠城記。）但此書尙有原稿和民國的印本，可以校勘。至如李秀成的供狀，已被曾國藩删改，再也無望見其原稿了。清朝修四庫全書，凡古今著作，涉及滿清或痛斥外族之處，多被改竄過。以顧炎武日知錄的側重考據，猶不能免；（如今刻本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錄無書，據傳抄本此條原文甚長，詳見黃侃日知錄校記。）其他論著，更不用說了！清朝既如此；以

前的名朝，也就難逃例外了。要之改敗者方面的忠爲奸，改成者方面的惡爲善。利用敗者的著述，來替成者作宣傳；利用死人的名義，來替活人作傀儡，結果還博得一個保存敗者方面文化的美名。此種毒計，比那爽爽快快的「焚書坑儒」不知要厲害了幾千萬倍。第二，是由於俗人的痛快心理，如王充說：「世俗所患，……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詳見論衡藝增。）史家因欲迎合此種心理，以致不免如劉知幾所譏：「史氏所書，以正爲主；若喩過其實，辭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不其謬乎？」（史通載文）郎格諾瓦(Langlois)等的史學原論也說：「著作家欲以文章辭采之美妙，取悅於羣衆，故彼依據其審美之意念，彼之潤色增美，而致於改變事實。」（李思純譯本中篇忠實與精確之反面鑒定。）第三，是由於文人的模倣比擬，如路史諸書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請再參看繆著中國通史綱要第二編第四章）。第四，是由於禮教的勸戒用意，如力言敗者之惡，在使後人聞而相戒；力言成者之善，在使後人聞而相勸。

(2)成敗的互相關係　所謂成敗得失，並非完全絕對的。敗於此者，也許要成於彼；失於彼者，未必不得於此。此其一。侵略者壓迫者須付「過當」代價的勝利，即非完全勝利；被侵略者被壓迫者能得「相當」代價的失敗，亦非完全失敗。此其二。就個人事業來說，例如號稱「史界太祖」的司馬遷，如非因李

陵之案而被腐刑，史記的論述，恐怕不會如今的激烈新奇；號稱「詩聖」的杜甫，如非一生窮困流離，其詩歌也未必會如今的特色。近人章太炎梁任公師在政治活動方面，如非屢遭失敗；則在學術著作方面，也未必有如今的成績。反之：得志於政治而失敗於學術，得志於生活而失敗於事業者，古來更不少見。司馬遷已有見及此，如說「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孔子世家贊）韓愈對於柳宗元也說：「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誌銘）不但如此，尙有以身殉眞理與革命者，像明的李贄，獨敢在封建時代極力反對儒家孔子。雖被劾逮死獄中；而其精神思想在明末民國，却益被人崇拜。意哲白魯諾（Bruno）敢在教權時代，指摘教理，倡地動說。雖受火刑以死；而其精神思想也益被後人佩服。譚嗣同頗有見及此，所以不肯走避，慷慨就義道：「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吾中國數千年來，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梁任公師作譚嗣同傳）他的血確是不白流的。就國家社會來說：如春秋時代，吳恃強大而亡國，越以恥辱而稱霸，是強弱無常的例子。如北匈奴因被逐於漢而得建國於西方。十六世紀的荷蘭人，因西班牙王腓立波兼襲葡萄牙國王，下令不許其再入葡都爲稗販之業，遂不得

不自闢商路，直接與東方諸國貿易。結果，在東方之勢力，反非葡西二國所可比。是失於此者得於彼的例子。如宋人的抗元，雖慘敗於元朝，却頗收效於元末的明人；明人與太平天國的抗清，雖失敗於清，而亦收效於民國。是敗於前者成於後的例子。……學者於此，幸勿誤會！上述與所謂「相對論」「循環論」「命定論」諸謬說不同，只是勸人於研究歷史的因果時，應略具此種眼光去周到考察其互相關係吧了！

五　人己的互察

在國家種族方面，如劉知幾說：「敵國相仇，交兵結怨，載諸移檄，則可致誣。」「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鄉里，誇其世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涇渭乎？」（史通採撰）痛斥他人者：如羅馬史中呼遷移時的日爾曼民族為野蠻人，四世紀中匈奴西侵，西人畏之謂其「不似人類，只有其言與人類相彷彿吧了。」（參看李著史學研究法大綱史識）西人又著書說：「中國皇帝窮奢極侈，縱慾滅度，凡是大臣的女兒，在未嫁之先，有必須送到皇宮侍寢的慣例。」（江亢虎演講錄西方文化及於中國之影響）日人故意把俄國譯為「露國」表示露非日的對手。而古代的漢族，也自以為人具有兩手兩足，因美其名曰「夏。」（从夊从頁，臼即兩手，夊即兩足。）斥西方民族為羊種，故名曰羌；斥南方民族為蛇種，

故名曰蠻閩；斥北方民族爲犬種，故名曰狄；斥東方民族爲豸種，故名曰貉（詳見說文。）爲自己隱諱者：如春秋既爲本國諱惡，而記他國之事，亦不知愼察：「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之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告，君弑而不以弑稱，……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眞僞莫分，是非相亂」（劉知幾史通語。）在個人派別方面，如郎格諾瓦等的史學原論說：「著作家有時爲其自身及其同輩之虛榮誇耀所惑，而爲謊言者。」「彼或對於一社羣朋黨，或一主義學說訓條有所同情與不同情，乃至於改變事實。其情形爲對於所友好者優厚之，對於所仇視者不優厚之。」（李譯，忠實與精確之反面鑒定章。）例如戴震謂：「並世學人，必以竹汀爲第二，」而暗以第一自居，這是單就精思方面來論而不顧及其他方面的。若反而單就博學方面來論，則戴氏本身或者連第二把交椅也坐不上；而錢氏的坐第一把交椅，却可毫無愧色。此類只看到人家的短處，而不看到自己的短處，乃凡人的通病，讀歷史者應注意及之！這是尊本身而貶他人的一例。曾國藩長於古文，而極尊「桐城派，」作聖哲畫像贊，竟把姚鼐和周公孔子同列。其實姚鼐乃一普通文人，其文尙不及國藩；那裏比得上周孔？這是過美同派而輕視其他的一例。

附錄　文哲學化的中國史書之審讀法

今人的看史書，約有二派：舊派過信古書，不論什麼，皆以爲然，於是遂認神話爲人事，認理想爲實現；更進而說古代盛於現代，古人賢於今人。於此吾不能不嘆舊派看得太隨便，老是見欺於古人，而不自覺悟。而新派呢？因爲認眞其文字，遂致疑問其事實，不但疑及其神話，或未實現之部分；甚至有認人事爲神話，認實現爲理想者。於此，吾也不能不說新派看得太認眞，……不明古人有所用意。……換言之，就是前者對於眞者眞之，對於僞者有時亦眞之；後者對於僞者僞之，對於眞者有時亦僞之。我以爲：……我們讀中國史書，尤其是愈古代的神話史，與後來的官修片面史，更非小心去看不可。我們首應知道中國史書(一)是帶點哲學化，卽宗教化禮教化的；(二)是帶些文學化，卽辭賦化小說化的。由於第一點，所以他們對於好者，既說得過好；就是不好者，有時亦說很好；爲的是要去勸人和服人。對於不好者，既說得太不好；就是並無不好者，有時亦說很不好；爲的是要去警戒俗人。「託古改制，」「託神治人，」「王成賊敗，是己非人，……一切一切，都是爲此。由於第二點，本來文人（凡史家皆兼文人）已經是很會弄筆墨了；加以俗人心理，對於一切平常之事，如非太過一點，就覺得不痛快，無趣味。史而同賦小說相彷彿，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我們對於這種文哲學化的中國史書，如彼以正面述來，我應以反面看去（例如成者自以爲是而非敗者，與在本國而罵他國者等）彼以一概述來，我應以分別看去，（末帝未必盡惡，始祖未必

盡善，雖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等，亦須分別觀之；）彼以論定示我，我應以疑問對之（一切是非）彼以實現示我，我應以理想目之（如堯舜等及儒家所言之仁師德政等；）彼以誠嚴示我，我應以形容目之（即如孔子說「以吾一日長乎爾」之「一日」與詩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靡有孑遺」等，苟不知其爲形容，亦未免不通。至於其他，更不用說；）彼以絕對述來，我應以比較對之，（上至各史，下至今之報紙，在兩敵方，皆宣傳太過；）彼告我以久遠，我應以暫近目之（如黃帝以前之事，多不可信等；）彼以整個示我，我應以片面目之（如古人自以中國爲天下，及一般史書多是朝史而非全史等；）彼告我以人事，我應以神話目之，（黃帝以前，及史中言及天人之處等；）……總而言之：就是以科學眼光去審看中國史書而認中國史書爲文哲學化的。與其當作絕對的信史實錄讀，不如當作哲學文學——禮教是其目的，小說是其手段——讀，較少毛病。因此，中國的史學，如以純正的史學眼光觀之，則此種文哲學化的史學，似無很大價值；反之，如以文哲學眼光觀之，則此種文哲學化的史學，其價值也許是再大沒有。

（從拙編中國學術大綱第三編第八章第三段節出。）

第十二章　歷史的創造

要想經世濟民，便當研究歷史。（詳見第一章(一)所引黃宗羲章學誠龍啓瑞朱一新之說。）歷史的創造，是研究歷史者的最後目的。現暫分為五節略述於左：

一　歷史與三種人的關係

世間有三種人最和歷史發生關係，第一種人是歷史的創造者，一切史實都由他們而來。第二種人是歷史的編著者，根據史實，寫成史書。第三種人是歷史的閱讀者，根據史書，加以研究。這是歷史產生的先後次序。

至於這三種人的優劣問題，亡友劉揆藜告訴我道：「以創造歷史的英雄豪傑……為最上，其次才是編著歷史的史家，而以教讀歷史的教員學生……為最下。」劉氏生平最主張「用世」，所以有這種被一部分人目為過激的論調；但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說：不論編著歷史與教讀歷史，其最後目的要都在乎創造歷史，即要怎樣去創造美滿的史實。如其不然，試問我們編著歷史與教讀歷史有什麼作用？此

其一。我們應該以前此的歷史編著者敎讀者，去指導此後的歷史創造者；以此後的歷史創造者，來證明前此的歷史編著者敎讀者。如其不然，創造歷史者，便不免成了盲目的；而編著歷史與敎讀歷史者，也不免成了夢想的。再詳細一點來分析：如有了史實的創造者，而沒有史書的編著者，對於前人所創造的史實，便無從流傳下來；如有了史書而沒有敎讀者，對於過去的史事，也不會和現在的人們發生關係。所以一般編著歷史與敎讀歷史者，也是和歷史或創造史實者，很有關係的。此其二。

二　創造歷史的重要

(1)要創造歷史爲一切的寄託　社會歷史的有過去，現在，未來，也像個人的有父母，本身，子女一樣。如不能努力的去創造歷史，歷史便要中衰以至中斷了。試就國家民族的立場來說，假使國家被人滅亡，民族淪爲奴隸，還有國家民族的歷史嗎？如朝鮮印度各國便是顯例。所以必須努力實踐，繼續創造歷史，然後能使一切有所寄託，談得到保存歷史和編讀歷史。

(2)不可忽略現在的歷史　現在的歷史叫做社會，過去的社會叫做歷史。那個時代的人，就應該注重那個時代的社會。既不可專回憶古代，亦不可單期待未來。忽略現代而期待未來的，如：捷克的亡國總

就是哈嘉，既下令不許國人抵抗，而把國家送給希特勒，還要發表談話，希望後代的捷克人來復國，這眞是再滑稽也沒有了！如果後代的捷克人，個個的態度都像哈嘉，我們便可斷言：就是到了天地末日，捷克也決沒有復國的希望。忽略當時而回憶過去的，如：一般道家，老是做那原始社會時代的美夢，而絲毫不肯注意到當時社會。由很不滿當時社會，而實行退隱山林，與鳥獸同羣。

(3)不可毀滅人類的歷史　如一部分佛教，因不滿人類社會而欲厭世，脫臭皮囊，到「他界」與「未來世」去求安慰，簡直是要毀滅人類的歷史，與創造歷史的本旨大相違背。

三　創造歷史的等差

人們對於歷史的創造，可以就三方面來說明與比較：

(1)空間的廣狹　就空間的影響來分析，有世界性的，國家性的，地方性的……種種差別。舉例來說，在政治革命方面，如美國華盛頓的實現民主共和，是世界性的空前創造。法華等國的實行民主共和，在世界上雖屬模倣；但在一國之內，仍不失爲空前創造。在社會革命方面，如蘇聯列寧等的實現社會主義，是世界性的空前創造，以後各國的實行社會主義，在世界上雖屬模倣；但在一國之內，仍不失爲空前創

造。在思想革命方面，如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世界性的空前創造。蘇聯及其他各國的這派思想家，雖屬模倣；但在一國之內，仍不失為空前創造。……反之：如在民主革命時代，要實行專制與法西主義；在社會革命時代，要恢復封建與資本主義；在世界文明，人類解放時代，要實行違背人道的禮教與屠殺政策，……便是落伍的盲目的了。由此看來，不論國家與個人，凡站在時代前面的，多屬領導者與創造者；否則，便少有價值，無甚特色。

(2)**時間的久暫**　就時間的影響來分析，有永久的，短暫的……種種差別。清代姚興說得好：「世皆以享年多者為壽，享年少者為夭。……祇為身前數十年計；而身後之夭壽，人尚未知之也。蓋身前之壽有限，……身後之壽乃是大壽。君子祇慮身後而不慮身前者，爭百年不爭一日也。然又有壽至數百年者，有數千年者，有與天地並垂者。夫同一壽也，何以有如此之分？分又不在身後而在身前也：……德大者傳必久，德小者傳亦近也。……若芸芸者，與草木同朽，不得言夭，又何足以言壽乎？……然則不能壽身者，不得謂之夭；不能壽世者，乃真夭矣！」（姚正甫先生文略壽夭）他又再詳細解釋道：『人祇知死謂之亡；不知有「亡身」「亡人」之別也。如不仁不義，無學無術，達則不能為國為民，窮則不能修身獨善，一旦而死，謂之「人亡。」品有學，至仁至義，用則利國利民，舍則藏身待時，數至而卒，謂之「身亡。」「人亡」者，

後世如未嘗有是人，當時生於世間者，不過飲之食之，衣之服之；卽有或富或貴，亦僅榮顯一身，至死之時，與草木同朽耳。「身亡」者，終古仍有是人，凡人之身自聖賢以至凡民，無有不亡；所異者，心與名耳，心在卽人在，名在亦卽人在。然則其身雖亡，而其心其名常留於天地之間，心卽其人之心，名卽其人之名也，豈非與日月爭光乎？苟在位者，公忠自矢，體國愛民，能保百年者卽立百年之功，能保千年者卽立千年之功，能救萬人之命者卽積萬人之德，能救億人之命者卽積億人之德。如在上位者，權大勢易，如登高而呼，聲聞自遠，功德更無窮也。或時勢艱危，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而獨秉孤忠之念，與氣數抗衡，百折不回，死生不顧，必欲盡其血忱以力挽之，至無可奈何而殉難，或被姦邪陷害而戕軀，不知其身雖死，而其心其名仍在，是身亡而人不亡也。不但在上者然；在下者亦未嘗不然：亦可修德，亦可救人，亦可栽培人才，亦可自全名節。用雖不同，而理則一。是其人之身雖亡，而人亦不亡也。然則身者不能不亡，亦不必不亡；人者本可不亡，亦不可或亡。苟人皆盡其在我：在上者如是，在下者亦如是，俱堪與天地並立。蓋人爵有彼此，天爵無彼此也。」（同上，存亡下。）姚氏把人們分做短暫的「壽身」「人亡」與永久的「壽世」「身亡」兩種，這是非常切合的！

(3) **人物的大小**　就人物的影響來分析，有上的，中的，下的……種種差別。如顏元說：「天之生人，有

一身一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萬人之人；人人之治事，有一世之事，有數世之事，有百世千世之事。以一身爲事者，命之曰匹夫；上此，則十人百人爲其事，以至於以天下千古爲其事者，不畢其事不安也。」「人須常自衡：天之生我，父母之成我，其中人乎？中人以下乎？抑中人以上乎？……儻中人以上也，則……下之亦須……實求輔挽氣運，利濟生民。不然，則負我資性，爲天下父母之罪人矣！」（習齋言行錄）

四　創造歷史的根據

此節約可分爲兩點：

(1)**含進化的革命**　「命定論」固極悖謬；而「意志自由論」亦非正確；有志創造者，應該循着社會的進化，加上人力的革命，才會有偉大的成功。此點詳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二章(一)2，及第七章(二)1J各節。

(2)**有根據的發明**　不論思想家與實行家，要多有所根據。例如思想家的孔子，多根據實行家的周公；實行家的漢後君主與大臣，又多根據思想家的孔子。這是思想家與實行家的互相根據的，馬克思就現代而言，是「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就過去而言，對於黑格爾

的辯證法，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以及歐洲一般社會主義，却也有所採取。這是根據與創作的互相需要的。

五　創造歷史的標準——趨勢與歸宿

韋爾斯著世界史綱，殿以「歷史之下一幕」一章（即第四十章，）這是很需要而有意義的。他又於「第三節」下說「茲吾人試效倍根羅哲爾之預言態度，列吾儕所信為將來世界國家所需之廣大根本條件」。（梁思成等譯文。）我現在對於人類歷史的趨勢與歸宿，就研究的結果，提出若干要點，以便有志創造歷史者的認識。

(1) **辦法方面**　世間一切，最重要的，不在理想的最高目的，而在實行的有效辦法（方法或手段。）因為沒有好辦法，便不會達到目的。例如同是不滿現在的社會，而解決的方法却各自不同：一部分中國人，想回復過去，如道家的力主回復原始共產社會（詳見學術雜誌第一輯拙作道家的社會性，）儒家的力主回復封建社會的初期；……直至現代，還有主張以封建社會來糾正資本主義社會，以農國來代替工國者。這是逆的後退的解決方法。一部分西洋人，想追求未來，有的使封建社會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有的使資本主義社會成為社會主義社會。這是順的前進的解決方法。一部分印度人想由「有」返「無」，

以「空」代「實」如出家，厭世，脫臭皮囊等，這是空的毀滅的解決方法。以進步而論：毀滅是不如後退的，後退是不如前進的。如再換一方面來講，就是有的注重宗教，主張向神祈禱；有的注重道德教育，主張口頭文字宣傳；有的注重政治經濟，主張努力革命。以有效而論：祈禱是不如宣傳的，宣傳是不如革命的。

(2)**經濟方面** 就整個的社會來觀察：經濟問題實比其他問題重要，政治問題也比文化問題重要。例如所謂爭平等，只要經濟能平等，其他就很容易跟着平等了。反之，便沒有做到一切平等，眞正平等的地步。**就經濟的歷史來觀察**：分配公平而生產薄弱者，是原始共產社會；生產極強而分配懸殊者，是資本主義社會。二者既皆不能根本解決，而終於動搖崩潰；將來的社會，自必走向「寓分配於生產，」「生產分配並重，」而沒有階級對立的「科學社會主義。」

(3)**政治方面** 政治是隨經濟而轉移的，如原始共產社會時代是沒有階級的眞民主制度的起源。奴隸社會時代是奴主專政，封建社會時代是貴族地主專政，資本主義社會是資產者專政，亦即形式的與矛盾的民主制度。社會主義社會時代是由無產者專政進到沒有階級的社會，是爲眞民主制度的完成。(請再參看第四章(六)，第十一章(三)，與張譯拉著教程，伊里奇著國家與革命，吳譯芬著史觀諸書。)

(4)**文化方面** 文化範圍很廣，現試單就教育制度來觀察一下：教育也是跟着經濟政治而轉移的

（此點可參看舒新城著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例如封建社會時代的教育，多由貴族包辦，賤人難得享受；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多由資產者包辦，貧人難得享受。未來的社會，對於貴賤的等級與貧富的階級（胡適之以政治的等級為經濟的階級，未是，見李季著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按胡說似本於賈誼，見賈子新書階級，）既皆漸歸消滅；則在教育方面，自然也是非常平等而沒有貴賤貧富之分的。

(5)**性別方面**　原始共產社會時代的女性中心制度，與有階級社會時代（奴隸，封建，資本主義三個社會）的男性中心制度，在理論上既欠公平，在實際上亦難永久；則在將來的社會裏，自然是實行「男女真正平等」制度的。

(6)**種族方面**　封建社會崩潰，家庭主義宗族主義……等類觀念，也不會再長久存在；資本主義社會崩潰，個人主義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期）種族主義……等類觀念，也不會再長久存在；所以在將來的社會裏，這些有界限而互相對立的觀念，都會跟着私產制度而消滅。而且到了人類自由通婚，就是人種，也有混化（非同化）的可能（此點詳見抽著倫理革命及康有為著大同書張競生著美的社會組織法，美的人生觀等書。）

總而言之在將來的社會裏，最有力者，莫如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與科學三者。一切的一切，均當建築

於此三者之上；而政治文化的後二者，尤需建築於經濟的前者之上。

附註　本章四五兩節　其餘已另詳於第九章(二)關於重新估價的原則。又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七章實踐的方法，對於個人與社會的實踐，論述甚詳，與本章四、五等節最有關係，至希學者同時參考。

附錄

一　顧頡剛先生來書及中國思想研究法序

(1)來書

中睿學長先生左右：　日前接奉　賜書，並　大著「中國思想研究法提要」廿份，藉悉繼續爲學術努力，風雨雞鳴，曷勝欽佩！……弟……將　提要分贈朋好，……甚望　全書早日出版，俾學術界中增加新問題新材料也！……匆此敬請

著安！

弟顧頡剛拜上　二十八年六月九日

(2)中國思想研究法序

揚雄有云：「僅彪於外，而不彌中。」吾久欲友能雪斯恥者，今與蔡君尙思接，而自欣得其人也。……君與陳君斠玄將合著鉅量之中國思想史，而以君所著中國思想研究法先焉。……頡剛……發而讀之，則紛羅百氏，條別釐然。瀏覽既盡，益信君於學蓋無所不窺，故能語無泛設，悉有分寸，汰其成見，避厥籠統，既町畦廣闢，亦飣餖弗辭，確乎苦心孤詣，戛然獨造。其採掘也重在原料，其理董也重在方法；觀察也，界限

也，搜集也，選擇也評論也程序井井，未或少紊。以求因爲始基，而以實踐爲之殿。君之著書如是；君之治學整躬亦復如是。……

茲編爲其思想史分編之一，卽以思想史料簡月附之。讀其條目，知所以成之者實甚非易易，蓋閱十數寒暑，讀別集至三千種，幷其他著述垂四萬卷，自三代載籍，先秦諸子，以逮近今，直欲取三千年來我國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取其訛謬而匡訂之，取其罅隙而補苴之，取其蘊蓄而啓發之，取其束縛而解放之，取其蟊蠹而掊擊以殲覆之。於近人梁任公章太炎兩先生，實當代……陶李……諸君子，則奮蹇多所糾正。……其駁正國情說及地理環境說之悖謬，而證明地理種族之不能決定個人思想，尤徵卓識。「存在決定思維，而非思維決定存在，」是說也，君亦究之有素。……

舟楫得矣，欲濟則濟，易汚濁爲澄澈，激盪萬流而一以貫之，其容與之樂，蓋可想也。爬梳蒐剔，疆理區除，旣不爲曲學以阿世；而泰西名賢如美國摩爾甘，赫克，塞利格曼；德國恩格斯，馬克思，費爾巴哈，黑格爾；俄國伊里奇，盧波爾，芬格爾特，西洛可夫，拉比托斯，米定，波克諾夫司基，波特卡諾夫諸氏之論著，亦每每資爲旁證。至正大公，一秉眞理，其態度之純有若此者！於是棼者以整，晦者以彰，尙實絀虛，潛研沉赴，而卒也泛應曲當，多所創獲。歷史的分期法，螺旋的因果論，卽其顯著。弗論何說，其述之也，俱法宗辯證，靡遠邐

輯。而學術與社會合一，尤其主張之犖犖大者。此其所以爲淹通也！聿學聿思，不罔不殆，長汀江氏以「好學深思」一再矜許，有以夫有以夫！

計君之完是鉅著也，初則有任公先生以誘迪之，中則遇柳翼謀劉掞藜諸先生以相與檢討之。……君志期用世，故不爲無用之學。……要之，其學也博，其思也愼，其辯也明，其行也篤，凡昔人歎爲大難者，君幷有焉。惟其善疑能博，所以善斷；惟其善斷，故得闢人所弗敢闢，決人所弗敢決，非特爲思想界放一異彩；所繫於整個學術者亦至宏且切。然則所謂「再加覃究，成一家言」者，果不負任公所勗，而寬乎足以尙之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七日顧頡剛拜序於北平研究院

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原稿本，包括中國歷史新研究法之一大部分，故顧頡剛先生序中有「歷史的分期法」等語。現已將此部分併入本書，故並節附顧序於此。　尙思附記

二　中國歷史用書選要

本書目係爲有志研究中國歷史之大學生而作，遇有特別之書，與易被誤會之處，均略爲指明。又字

旁加圈者，係表示宜先讀。

(一)歷史方法　下列各書「應用」多於「理論，」須與末附「外國歷史必讀書目(1)歷史方法」並讀。

(1)第一組

(A)書本考據(歸納法的考據學)

毛詩古音考明陳第著

此書分「本證」「旁證」二條，爲清代「歸納法考據學」所本。

繹史清馬驌編

二十二史箚記清趙翼著

經傳釋詞清王引之著

趙王二書，乃清代「歸納法考據學」著作中之最有條理者。

二十二史考異清錢大昕著

十駕齋養新錄同上

清代學者，以錢氏爲最博。

癸巳類稿 清俞正燮著

戴東原的哲學 今人胡適著 商務

元典章校補釋例 今人陳垣著

此書集校勘學之大成。

(B)器物考據

殷虛文字類編 今人商承祚編

此書最便於初學甲骨文字者之檢閱。

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關於考古學及上古史方面之論著）近人王國維著

卜辭通纂 今人郭沫若著

王書多在補甲骨之文字，較爲主觀；郭書多在接甲骨之斷片，較爲客觀。王氏乃甲骨考古派之代表。

語石 清葉昌熾著

金文編、續編 今人容庚編　商務

(2)第二組

僞書通考 今人張心澂編　商務

此書辨及之書在千種以上，詳錄古來辨僞之論說，頗爲需要，並便參考。

考信錄 清崔述著

新學僞經考 近人康有爲著

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 近人梁啓超著　商務

讀子巵言 今人江瑔著　商務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今人胡適著　商務

古史辨 今人顧頡剛羅根澤等編著　景山　開明

古史甄微 今人蒙文通著　商務

顧說可以名爲「時間的古史層累說，」蒙說可以名爲「空間的古史分布說。」顧氏實集疑古派之大成。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 今人錢穆著　商務

(3)第三組

史學思想史 近人李大釗著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今人郭沫若著　聯合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 今人李季著　神州

此書對於道家，全屬誤解。詳見蔡尚思道家的社會性，載於學術雜誌第一輯。

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 今人呂振羽著　人文

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 同上　不二

中國經濟史 今人馬乘風著　商務

中國哲學史補 今人馮友蘭著　商務

中國歷史新研究法（亦名中國通史緒論）今人蔡尚思著　中華

此書視正編爲精確。

須與中國思想研究法一書同閱。蔡氏尚有新歷史學方法論一書，亦將脫稿。

(二)歷史工具

(1)書目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 清永瑢等撰

國學圖書館總目史部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編

國學論文索引（史學、考古學兩部分）國立北平圖書館編

(2)辭典圖表

中國人名大辭典 今人臧勵龢等編　商務

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開明書店編

歷代名人生卒年表補 今人陶容于士雄編

此書係國學圖書館年刊抽印本，既補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所未備，亦爲姜亮夫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所不及。

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 今人姜亮夫編　商務

中西回歷表 今人陳垣編

重校訂紀元編　今人黃揆玉　東方學會

歷代史表　清萬斯同著

世界大事年表　傅運森編　商務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今人臧勵龢等編　商務

歷代地理沿革表　清陳芳績著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　清李兆洛著

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　今人歐陽纓編　武昌亞新地學社

(三)普通歷史(全史)

(1)原料

二十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

清代學者，雖多博學；但能切實研究歷代正史，如顧炎武，錢大昕，趙翼，俞正燮等，究無幾人。今人對於二十四史，多備翻查或僅涉獵而已。

新元史 近人柯劭忞撰

讀此書時，須並參考李思純著元史學。（中華）

清史稿 近人趙爾巽等撰

二十五史補編 開明書店編

藏書 明李贄撰

在舊史中，若論「體例」與「眼光，」實以史記藏書二者爲最特色。

繹史 另詳（一）（1）（A）

日知錄 淸顧炎武著

可僅讀其中編治道。

二十二史劄記 另詳（一）（1）（A）

陔餘叢考（十六至十八等卷，可補前書之未備。）淸趙翼著

(2)整理

白話本國史 今人呂思勉著 商務

呂氏長于考據，並富有懷疑精神。

中國通史綱要　今人繆鳳林編著　鍾山

中國通史　今人周谷城著　開明

此書已略應用新觀點。

中國古代史　近人夏曾佑著　商務

此書以議論勝，可當作夏氏之「歷史哲學」讀。

清代通史　今人蕭一山著　商務

中國近世史　今人鄭鶴聲編　中央政治學校

中國近代史　今人陳恭祿著　商務

近來關於本類著述，雖爲數甚多；然終不若上列各書之可觀。苟學者對於重要部分，擬再從事補充，則如朱希祖著之楊么事蹟考證，羅爾綱著之太平天國史綱一類之書，實當一讀。

中國近代史　今人李鼎聲編　光明

中國革命運動史　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

二書比之前列同類之書，有一異點：即前者以「材料豐富」勝，二書以「觀點正確」勝。右方三書，皆係近百年史。朱一新謂：「史愈近者愈切實用，」希望學者注重此類「近代」「現代」史書。

(四)專門歷史

(1)政事史民族史在內

正續資治通鑑附明紀　宋司馬光清畢沅等撰　世界

九朝紀事本末——左傳紀事本末，通鑑紀事本末，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西夏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三藩紀事本末。

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　今人李劍農著　太平洋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今人劉彥著　太平洋

被侵害之中國　同上

中日歷代戰史　徐蕭青編　自印

中國民族史　今人林惠祥著　商務

(2)制度史

四通考——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清文獻通考，清續文獻通考。

中國文化史 今人柳詒徵著 鍾山

本國文化史大綱 今人楊東蓴編 北新

前書材料極豐富，後書觀點頗正確。

以上制度總史

中國經濟史 另詳(一)(3)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 今人瞿宣穎輯 商務

中國現代教育史 今人周予同著 良友

以上制度專史

(3)學術史

(A)學術總史

漢晉學術編年、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 今人劉汝霖著 商務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今人錢穆著 商務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近人梁啓超著 中華

前書較專門，側重考據；後書較廣大，側重通論。

清代學術概論 同上 商務

近代二十家評傳 今人王森然著 杏巖書屋

此書係「長編」體裁，材料頗豐富，批評亦公正，可作「近百年學術變遷史」讀。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如國故論衡、檢論、菿漢微言……各部分）近人章炳麟著

四朝學案——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清學案小識，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及人名索引。清黃宗羲全祖望唐鑑江藩等編 世界

清儒學案 近人徐世昌編 北平

此書係長編性質，以經學、理學爲中心，兼小學、史地、天文、曆算……等，計二百八卷，實爲並時少見之鉅製。但其是非取捨，仍以滿清與舊學者之一切爲標準，故對於主要思想，尤其清末部分，反多不提及。

明經世文編明陳子龍編

清經世文編淸賀長齡編

尙有葛士濬之續編，陳忠倚之三編，……亦可備查。

國朝古文彙鈔初二集淸朱珔編

(B)思想史不論哲學與社會科學，凡關於思想者皆在內。

中國哲學史今人馮友蘭著　商務

中國哲學史補另詳(一)(3)

佛學研究近人梁啓超著　中華

中國佛教史今人蔣維喬著　商務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今人湯用彤著　商務

中國法律思想史今人楊鴻烈著　商務

中國政治思想史今人呂振羽著　黎明

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今人舒新城著　中華

宋元明思想史綱 今人譚丕模著　開明

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 今人郭湛波著　人文

中國思想研究法 今人蔡尙思著　商務

此書爲研究中國歷史、社會科學、哲學者的共同參考書。內分觀察，界限，搜集，選擇，評論，實踐各種方法。其目的在運用西洋近代之方法，揚棄中國古來之思想，而使之成爲一種化合的新方法新思想。書中附有中國經濟，政治，教育，倫理四種思想史料簡目。作者曾涉獵宋後文集及其他書籍近四千種，採獲此類思想史料約二百餘萬言，現正在整理中。

中國近百年思想史 同上　將脫稿

以上各書，除佛學佛教法律四種外，其餘多應用新觀點。此外如鍾泰著中國哲學史一書，雖或不免信古；但其注重比較，糾正俗說，而不限於純正哲學（如馮著），亦有所長，可供參考。

（C）史學史

讀史法、作史法 今人柳詒徵著

柳氏謂：「合併此二書卽等於中國史學史，決於兩年內完成。」

(D)文藝史

中國文學流變史　今人鄭賓于著　北新

中國詩史　今人陸侃如等著　大江

中國文學批評史　今人郭紹虞著　商務

宋元戲曲史　近人王國維著見(一)(1)(B)

中國小說史略　近人周樹人著　北新

中國俗文學史　今人鄭振鐸著　商務

現代中國文學史增訂本　今人錢基博著　世界

此書雖經訂正；但仍認「周樹人祇見小己，不知民衆，爲右傾者之代表，與左翼作家對立，」殊不合事實。

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今人陳子展著　太平洋

錢氏贊成舊派，陳氏贊成新派，二氏立場根本不同。

中國中古文學史　近人劉師培著

論文雜記　同上

在近代國學大師中，劉氏與章炳麟齊名，時人稱為「二叔。」劉氏博學而能貫通，不僅文學方面有精到之處。尚有其他著作甚多，亦頗可觀。

中國文學史綱要　今人賀凱著　北平文化

試用新觀點整理中國文學，殆以此書為最先。

(E)文字史

中國文字學史　今人胡樸安著　商務

中國音韻學史　今人張世祿著　商務

(F)科學史

中國機器學家考　近人陳作霖著

此篇在可園文存內，原文甚長，雖其中有不甚可靠之處；但在大體上，實較時賢編著之通史文化史所述者為備。

中國算學史　今人朱儼著　商務

(G)其他從略

如美術史，醫學史，以及其他，暫不闕列。

(4)地理史

中國疆域沿革史今人顧頡剛等著　商務

此類著述，極感缺乏，姑舉右書爲例，其餘已另詳於(二)(2)

(5)其他從略

(五)歷史評論

(1)評論史法(此部分併入(一)歷史方法中，亦無不可。)

史通通釋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

史通評今人呂思勉著　商務

文史通義清章學誠著

當再參看章氏遺書中之章實齋文集，外集，補遺。……

通志序略宋鄭樵撰

通史敍例今人陳黼忠·費鑒乾合著 鍾山

柳詒徵氏序謂「劉子玄所不逮，」即此一語，已可想見其價值。但仍不免三病一信古，二輕外，三迷信。

史學通論今人李則綱著 商務

史學通論今人楊鴻烈著 商務

歷史研究法同上

此二書引錄原文，似較他人所著同類之書爲詳。

方志學今人李泰棻著 商務

此書兼論各種史料的「蒐集」「鑑定」「整理」方法；而非專以評論方志作法爲限。

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另評(一)(2)

中國歷史新研究法（亦名中國通史緒論）另評(一)(3)

(2)評論史事

讀通鑑論及宋論清王夫之著

李氏六書或李 焚書 明李贄著

李氏乃封建時代推翻孔子「是非標準」之第一人，至民國猶為反孔之吳虞等所崇拜。

二十七松堂集 清廖燕著

勇於懷疑，長於論辨，在史論中，頗難多得。

帝王春秋 近人易坤著 中華絕版

此書專論述中國過去封建社會之黑幕與慘狀。

國史研究 近人梁啓超著 中華

中國史的新頁 今人唐鉞著 商務

（附）外國歷史必讀書目

(1)歷史方法

（A）編讀的方法

史學原論 法國郎格諾瓦，瑟諾博司合著，今人李思純譯 商務

（B）考查的方法

古代社會 美國摩爾根著今人楊東蓴張栗原合譯　商務

讀此書時，應參看後列世界原始社會史，與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二書。恩著對於莫著，所修正；世界原始社會史，在組織上，亦比莫恩之書爲佳。

(C)觀點的方法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蘇聯米汀著今人沈志遠譯　商務

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 同上，芬格爾特，薛爾文特合著今人吳理屏編譯　心弦

此書詳於唯物史觀部分，略於辯證法唯物論部分。議論痛快，解釋詳明。但尚有一缺點，即只糾正布哈林，而未糾正普列哈諾夫等。

政治經濟學教程第八版 同上，拉皮杜斯，奧斯特洛威強諾夫合著，今人張仲實樊英合譯　商務

資本論 德國馬克思著，今人郭大力王亞南合譯　讀書生活

國家與革命 蘇聯伊里奇著，今人莫師古譯　生活

二書爲馬伊二氏生平最偉大有價值之著作。

(2)世界史與經濟史

世界史綱 英國韋爾斯著，今人梁思成等譯 商務

中等東洋史 日本桑原隲藏著

在日人史籍中，以桑氏此書爲最佳。光緒二十四年出版。

唯物史觀世界史 蘇聯波特卡諾夫，雅尼夏尼合著今人方天白譯 神州

唯物史觀經濟史 日本山川均，石濱知行，河野密著，今人熊得山，施復亮，錢鐵如譯 崑崙

世界原始社會史 蘇聯波克諾夫司基主編，今人盧哲夫譯 辛墾

（3）偉人傳記

馬克思傳 國人李季著 神州

此書材料之豐富，爲世上各種馬傳所不及。既可作馬恩學說之背景讀，亦可當作「修養」「治學」「用世」讀。此外如爲近代偉大人物編著傳記，搜羅材料，亦可取法。

三 對於中國通史與歷史學系科目表草案之意見（上教育部書）

尙思在滬漢各大學教授中國歷史，時日既久，經驗漸多，對於現有之歷史學系與「中國通史」

遂有種種見解，且常與國中史家商榷。茲特乘　貴部發表「大學各院系科目表草案」之機會，貢獻一二；並請　課程委員會諸公教正！　二十八年四月一日於上海

（一）中國通史應為大學各學院之共同必修　本國人對於「中國通史」與「國文」，實同一重要。今　貴部既指定「中國通史」為文理法各學院共同必修；則商學院及其他學院，自亦不可例外。第一，因「中國通史」與商學院之關係，較理學院為密切。第二，因在此非常時期，更有注重「中國通史」之必要。總之：凡中國人均不可不讀「中國通史」，「中國通史」應為大學所有學院之共同必修。第三屆全國教育會議　陳議長之閉幕詞，亦已有見及此，如謂：「倡導國文歷史地理，及數學物理化學。國史地造成愛國的國家從根救起，數理化造成現代之國家迎頭趕上。」（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申報）「既欲造成愛國的國家從根救起，」自非注重「中國通史」不可。

附說明　通史之重要——主張以中國通史為共同必修之理由　詳見拙著中國歷史新研究法第一章一。

（二）歷史學系之中國通史應由第二學年移至第一學年　「中國通史」一課，既指定為文理法各學院一年級共同必修科目，又列入於歷史學系二年級必修科目中，此點似有錯誤。今為避免重複

計，歷史學系之「中國通史」應由二年級移至一年級。

(三)歷史學系必修課目應增刪與歸併遷移者　　歷史學系必修科目：(1)應增「秦漢史」「亞洲各國史」兩課。如以「中國上古史」包括「秦漢史」，既覺時代過長，而古史須兼作書本與器物之考證，亦頗費時，故應分為兩課。本國歷史與亞洲各國之關係，視西洋為密切。西洋方面既有「西洋通史」，與西洋「上古」「中古」「近世」「現代」四史；亞洲方面，自應增加「亞洲各國史」一課。其中如古代之印度，與近代之日本等，尤不容忽略。(2)應刪「史學概論」「史學方法論」兩課。鄙意頗與甲乙丙三審查者相近；惟此二課取消之後，當另增「歷史研究法」一課。此課可包括上述兩課，至關重要，有三學分足矣。(3)「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兩課，在審查者多主張完全刪去。鄙意此係本學系之專門學問，實不當完全刪去；但亦不必列入「必修」，故以移入「選修課目」中為是。

(四)歷史學系選修課目應增刪與重新歸併者　　歷史學系選修科目中，應增「歷史專書研究」，「中國史籍舉要」(可略等於「中國史部目錄學」)「甲骨金石文字研究」三課，而刪「史學新發現」一課。此外關於專史方面，如中國「民族」「交通」「政治制度」「財政」「哲學」「美術」「文學」七種專史，除「中國民族史」或可照原草案通過外；其餘為避免零碎而難包括計，似宜歸納

為三種課目，卽中國「經濟，」「政治」「學術」三史。但將三者改名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民族政治史，中國學術思想史，而將中國民族史與中國政治史合併亦可。至於「財政」「哲學，」「美術」各種特別專門史，乃「經濟」「哲學」「文學」各學系所必有者，似無需在歷史學系細分。

(五)歷史學系應增兼修課目　所謂「兼修，」亦係「必修」之一部分；惟非屬於本學系之範圍。詳見後面「兼修課目說明。」

(六)各課程之時數亦當略為改變　此點另詳左表，但可隨時增加。

文學院歷史學系課目表

(1)歷史學系必修課目——系內必修課目

課目	學分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歷史研究法	三			三						
中國通史	六	三	三							全校共同必修
西洋通史	六			三	三					
中國上古史	三			三						
秦漢史	三				三					

課目										
魏晉南北朝史	三				三					
隋唐五代史	三					三				
宋遼金元史	三						三			
明至淸中葉史	三							三		
中國近百年史	三								三	
西洋上古史	三					三				
西洋中古史	三						三			
西洋近世史	三							三		
西洋現代史	三								三	
亞洲各國史	四			二	二					
總　計	五二	三	三	十一	十一	六	六	六	六	

(2)歷史學系兼修課目——系外必修課目

經濟學

政治學

社會學

哲學（側重近代西洋哲學方法）

〔說明〕本系學生，應於一二年級內向經濟，政治，社會，哲學各系，選習上列主要課程若干學分，作爲必修之第二部分。

經濟，政治，社會三學之重要，原草案頗有鑒及；而哲學與歷史之關係，似不下於三者，此在美國史家 Fling 之歷史研究法書中，亦有「邏輯哲學與歷史觀點」一節專論之。

(3)歷史學系選修課目

課目	學分	
中國地理沿革史	四	
西洋地理沿革史	四	
中國史學史	三	
西洋史學史	三	
歷史專書研究	三	
中國經濟史	四—六	上列三課爲中國史的「科別（或性質）研究，」以補必修課目中「分期研究」之所不逮。
中國政治史	四—六	
中國學術思想史	四—六	無經濟政治系者，必設中國經濟，政治兩史於本系。

英國史	三	自英至俄五課，為西洋史的「國別研究」，以補必修課目中「分期研究」之所不逮。
美國史	三	「日本史」補「亞洲各國史」之所不逮。
法國史	三	
德國史	三	
俄國史	三	
日本史	三	
中國史籍舉要	二—三	
西洋史籍舉要	二—三	
甲骨金石文字研究	二—三	
考古史	二—三	
歷史教學法	三	
其他		

選修課目，可聽各校斟酌實際情形自由增減，而屬於何年級，亦無固定之必要

教育部決定中學注重本國史地

第三屆全國教育會議關於「中學教育改進案」中議決「史地二科並列，本國歷史本國地理應

占三分之二，外國歷史外國地理應占三分之一。」「初中不習英語者可加習國文史地勞作或簡易職業等科。」在會議後又召開中學課程標準討論會，對於高中課程議決：國英算及外國史地之時間數均減少；惟本國史地之時間數增加。「此次討論全爲將來組織課程委員會時修改課程之張本」（見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申報。）